

山川為證

東亞古典文學現地研究舉隅

What the Landscape
Tells Us:

On-Site Studies of Classical East
Asian Literature

簡錦松

著

臺大哈佛燕京
學術叢書 06

山川為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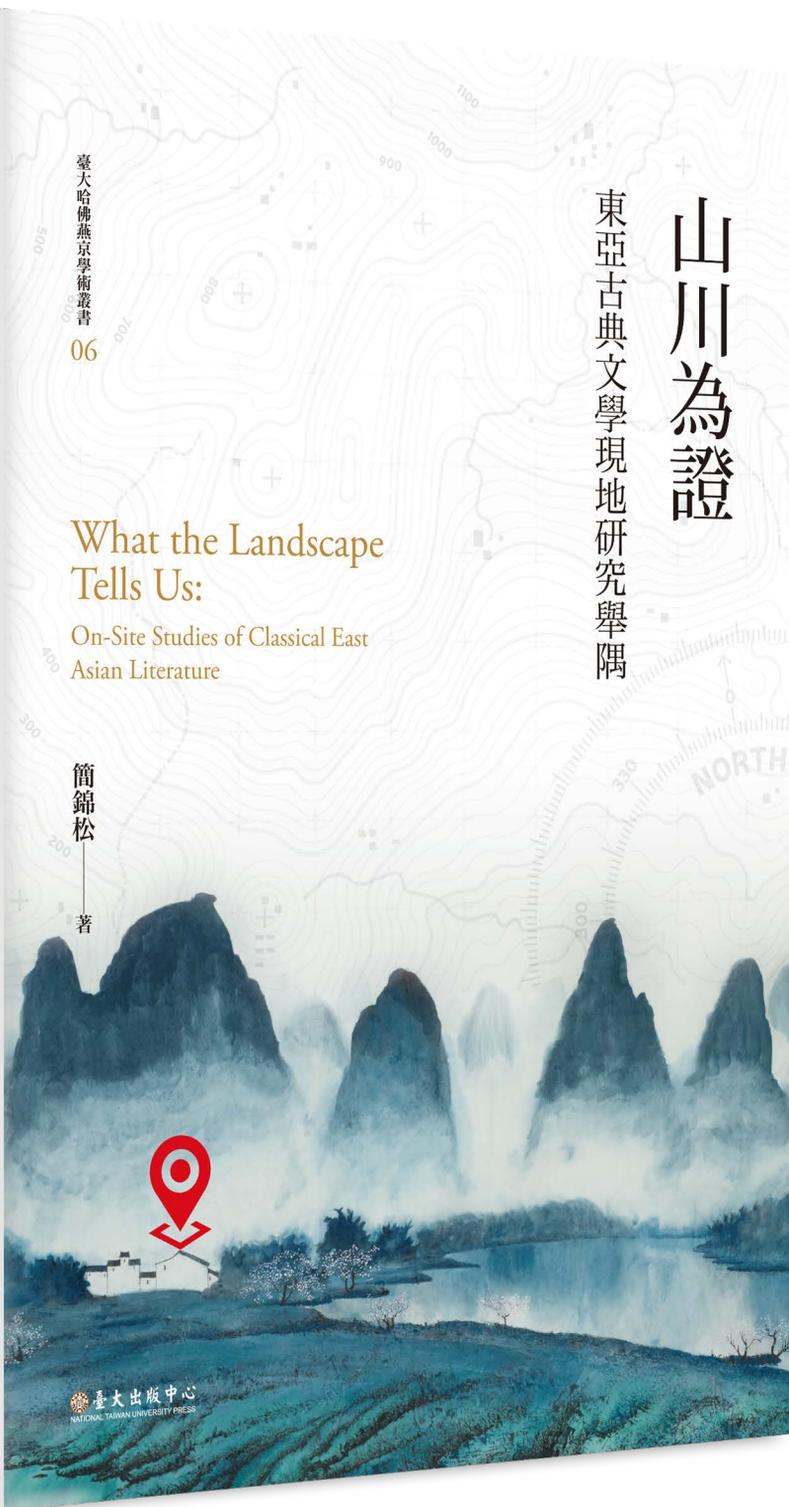
東亞古典文學現地研究舉隅

簡錦松

著

臺大出版中心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NTU & HYI Academic Book Series) 由臺大出版中心與美國哈佛燕京學社(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合作出版。本叢書出版具有學術原創性與獨特貢獻的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專書，跨領域研究著作尤所歡迎，為優質的中文學術出版平臺。

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編輯委員會

陳弱水 (召集人)	國立臺灣大學
丁荷生 (Kenneth Dean)	新加坡國立大學
林瑋嬪	國立臺灣大學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
陳志柔	中央研究院
葛兆光	復旦大學
劉苑如	中央研究院
鄭毓瑜	國立臺灣大學
鍾彩鈞	中央研究院

(以上依姓氏筆畫排列)

目次

凡例	vii
第一章 導論	001
一、前言	003
二、釋題目	003
三、釋結構	005
四、釋現地研究五步驟	014
(一) 熟讀原典詩文	014
(二) 文獻詳讀	019
(三) 地圖手作	026
(四) 現地考察——原作品的現場比對	027
(五) 完成論文，公開可供複驗的 GPS 數據	033
五、現地研究散說	037
六、小結	058
第二章 如是我聞——指物寫實與依詩求證	059
一、前言	061
二、「寫實」是「古詩系統」詩篇的內在需求	063
三、景物寫實的證據運用法	071
(一) 杜甫〈白鹽山〉詩的山景實體	073
(二) 王維詩「連山到海隅」的真實	077
(三) 杜甫詩「小城萬丈餘」的所指	089
四、事物寫實的證據運用法	099
(一) 杜甫以庾信詩篇為古跡	099
(二) 李商隱以彈棋實物設喻	102
(三) 唐詩數字不可輕看	109
五、小結	122

第三章	必要工具——談 GPS 與現地研究	125
	一、前言	127
	二、GPS 的使用方法	127
	(一) GPS 的運用概況	127
	(二) 使用 GPS 以前和使用 GPS 以後	132
	三、由四大價值看 GPS 應用的必要	141
	(一) 確實定位的價值——古運河阿城上下閘的尋訪經驗	141
	(二) 在衛星地圖上後製的價值——數位化唐代長安城 圖，直接看見古今對照	147
	(三) 明確標記與重複驗證的價值——唐代商州武關驛路 藍田段新發現的由來	158
	(四) 補正現代電子地圖不足的價值——以 GPS 的自動 航跡重現朝鮮時代的無限山城	167
	四、小結	176
第四章	人在驛路——孫樵〈興元新路記〉的 GPS 驗證	177
	一、前言	179
	二、孫樵原文與研究方法	183
	(一) 孫樵〈興元新路記〉原文	183
	(二) 研究方法及其價值	190
	三、二十四孔閣晉碑的今昔及其定位作用	197
	四、從扶風縣至五里嶺驛程的現地驗證	205
	(一) 扶風縣——郿縣——臨溪驛	205
	(二) 臨溪驛——無定河橋——松嶺驛	207
	(三) 松嶺驛——八里坂——連雲驛	210
	(四) 連雲驛——五里嶺	213
	五、下五里嶺至青松驛驛程的現地檢驗	216
	(一) 五里嶺——平川驛	216
	(二) 平川驛——河池關	219
	(三) 河池關——大橋——白雲驛	221
	(四) 白雲驛——鄭淮碑——芝田驛	222
	(五) 仙岑驛——鳴崖——二十四孔閣——青松驛	224
	六、小結	226

第五章	現地看詩——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之真實相	229
	一、前言	231
	二、釋題目	234
	三、停驂問前路，路在秋雲裡	237
	四、蒼蒼縣南道，去途從此始	241
	五、絕頂忽上盤	246
	(一) 驛路所經	246
	(二) 特寫七盤嶺	255
	六、眾山皆下視。下視千萬峰，峰頭如浪起	261
	七、朝經韓公坡	267
	(一) 韓公坡的可能位置	268
	(二) 《長安志》對韓公堆的誤解	271
	八、夕次藍橋水	274
	九、潯陽近四千	275
	十、始行七十里。人煩馬蹄跼，勞苦已如此	280
	十一、小結	283
第六章	輞川所居——王維終南別業與輞川莊	285
	一、前言	287
	二、輞川形勢圖說	290
	(一) 輞谷——指輞水流經的秦嶺終南山谷	290
	(二) 谷口——指輞水流出輞谷之處	293
	(三) 輞川——指輞水流出谷口後，到輞口之前的平川	296
	(四) 輞口——指灞、輞二水會流處	299
	三、王維本人對谷口終南別業的指述	300
	(一) 山居的特徵	301
	(二) 詩句中使用「谷口」字樣	302
	(三) 位在谷口西山	303
	(四) 寺院特徵與奉母需求	309
	(五) 王維詩題分別稱「輞川莊」與「終南別業」	312
	(六) 谷口終南別業之定位	318
	四、王維本人對孟城口輞川莊的指述	318
	(一) 接近縣城，在商州武關驛路藍田段道路旁	318
	(二) 東皋有田，可以躬耕	320

	(三) 視野曠遠	324
	(四) 莊前為終南山	326
	(五) 宅後為輞水與白鹿原	328
	(六) 墟里渡頭，散步可到	333
	(七) 輞川莊之定位	339
	五、營建「終南別業」與購買「輞川莊」的時間	341
	(一) 終南別業的營建時間	341
	(二) 輞川莊的購買時間	343
	六、小結	348
第七章	仰觀俯察——重讀王維、裴迪《輞川集》	351
	一、前言	353
	二、裴迪與《輞川集》詩篇的寫成年月	356
	(一) 裴迪其人	356
	(二) 《輞川集》的寫成年月	360
	三、《輞川集》二十景所在的定位與描述	362
	(一) 輞川莊本身及其鄰近之處——孟城坳、華子岡	363
	(二) 輞川莊外的道路——宮槐陌	367
	(三) 輞川莊的生產事業——漆園、椒園	372
	(四) 輞水本流之外的連結湖泊——歆湖、北垞、 臨湖亭、柳浪、南垞	373
	(五) 輞水本流的景點（位在終南山坡部分）—— 竹嶺、竹里館、鹿柴、文杏館	382
	(六) 輞水本流的景點（臨溪傍水部分）—— 木蘭柴、茱萸泚、白石灘、欒家灘	387
	(七) 谷口的景點——辛夷塢、金屑泉	391
	四、小結	394
第八章	傳說無信——〈輞川圖〉與明清方志傳說	397
	一、前言	399
	二、問題之癥結	401
	三、宋金元人藉由〈輞川圖〉與《輞川集》揉成的 輞川印象	404
	四、歷代向輞谷深處尋找王維別業的得與失	414
	(一) 宋金元到明朝正德以前的發展	414

(二) 明代嘉靖以後的發展	421
五、〈輞川圖〉與《輞川集》內容的現地比較	440
(一) 第一區——輞水	441
(二) 第二區——華子岡、孟城坳	442
(三) 第三區——輞口莊	445
(四) 第四區——文杏館、斤竹嶺、木蘭柴、茱萸泚	446
(五) 第五區——宮槐陌	449
(六) 第六區——鹿柴	450
(七) 第七區——南垞（郭本原標為南垞，應依各本 改為北垞）	451
(八) 第八區——欽湖、臨湖亭、柳浪	453
(九) 第九區——欒家瀨、金屑泉	455
(十) 第十區——北垞（郭本原標為北垞，應依各本 改為南垞）、白石灘合為一區	456
(十一) 第十一區——竹里館	457
(十二) 第十二區——辛夷塢、漆園、椒園	458
六、小結	460
第九章 南傳詩法——越南莫朝詩人阮秉謙《白雲庵 詩集》現地研究	463
一、前言	465
二、《白雲庵詩集》的版本及糾謬	467
(一) 本文使用的版本	467
(二) 他人和作標示不明之例	476
(三) 他人作品誤收入本集之例	480
三、中津月渡之 GPS 定位擬測及白雲庵之結構	487
(一) 從阮秉謙〈中津觀碑記〉之解讀到雪金江定位	488
(二) 詩文景觀描寫的現地驗證	497
(三) 白雲庵的莊院結構	510
四、白雲庵詩「看山經驗」的寫實探析	520
(一) 遠山之寫實——拍攝得到的五十餘公里外安子山	521
(二) 近山之寫實	524
五、阮秉謙傳記之糾謬	533
六、小結	549

第十章	自然真實——高麗詩人李齊賢的成都紀行詩詞	551
一、	前言	553
二、	李齊賢成都行程之考察	556
	(一) 自大都至成都	560
	(二) 在成都及往返峨眉山	570
	(三) 自成都返回大都	574
三、	李齊賢成都紀行詩詞的價值	580
	(一) 在元人文集中比較李齊賢的紀行詩詞	580
	(二) 不求而自然真實的寫實表現	583
	(三) 儒家立場貫徹其中的旅行心聲	598
四、	小結	603
第十一章	大東輿地——柳成龍忠州三詩新讀	605
一、	前言	607
二、	〈金灘路中贈景任〉一詩之討論	608
三、	〈出獐項峽口望忠州〉一詩之討論	622
四、	〈過彈琴臺有感次朴昌世先生韻〉一詩之 討論	631
五、	小結	641
第十二章	結論	643
一、	前言	645
二、	方法學上的發明	647
三、	本書八個專案的簡明總結	654
引用書目		659
索引		685

凡例

1. 中國文學期刊的體例，除了在「引用文獻」必須詳載各專書、期刊、網址的出處外，註釋中第一次出現時，還要重複寫出相同的資料。但專書不同於單篇論文，各章如果一再重複書寫，實無意義。本書既已編妥完善的「引用文獻」，讀者自可檢閱，內文註釋中一律省略書目資料。
2. 本書後端列載「引用文獻」，全部為書中曾經引用者。
3. 註釋中對於書名的標記，如果是較少引用者，酌加作者姓名。至於常用之書，如《全唐詩》、《舊唐書》等，皆不再寫出。
4. 本書引用人名之前皆加註朝代，但因書中主要談論唐代事，凡引文出自《全唐詩》、《全唐文》都一律不再稱舉〔唐〕字，以避煩瑣。
5. 本書前後使用之 GPS 儀器不同，皆為 Garmin 公司所出產，有 GPSmap 60cx、GPSmap 62s 等二種。不同年代出產的儀器，精度亦有不同，必要時將在文章之初，標注所使用的機型。
6. 本書標記 GPS 位址的寫法為：「34°13'53.77" 北，105°23'14.46" 東」，先列緯度，再列經度。每一個位址僅僅是一個小點（Waypoint），紀錄該位址，乃表示動作發生點或目標物所在地在該點的近旁。如遇大面積處所，無確定建築物正門時，則選擇一點作為代表位置，寫成「代表位置為 34°13'53.77" 北，105°23'14.46" 東」，或「以 34°13'53.77" 北，105°23'14.46" 東為代表」。
7. 民用 GPS 所測得的經緯度及高度，會有誤差。除了儀器出廠時所宣告的可能誤差之外，有的誤差出於衛星訊號接收、有的來

自地形地物、有的來自快速移動、有的來自所在地政府的人為干擾，本書已經盡可能注意此誤差問題。

8. 書寫距離，如使用古今道路或溪谷為依據，則一併寫出依據條件，並使用晉里、唐里、明里、清里或公里，如為鳥瞰直線距離，不論遠近，皆寫成公尺，以作區隔。
9. 本書經常要寫到日期和時間用語，但古今的時刻制度不同，例如，現代時制以深夜零時為一日之始，唐人則以夜漏刻結束為一天的結束，晝漏上水計時為一天的開始。因此，現代人所說的「凌晨幾點」，指零時開始的時間；唐人則是指夜漏結束後、日出前的那一段「晨刻」。宋元明清亦然。為了便利讀者，如果沒有特別說明，本書一般使用現代用語，或是在必要處作補充。如「長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夜晚，唐人皆寫成「長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夜」，在「日」之後加一「夜」字，本來在其觀念中，整個夜晚都是「十一月十五日夜」，即使所說的月亮現象可能已經超過零點，也還是十五日夜，與十六日無關。可是，依現代時制已經進入第二天了，所以為了避免混淆，乃再加上「長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夜（即十六日凌晨）」，以此類推。
10. 凡寫到日期時，皆在中西曆對照之後加入儒略曆（Julian Day），例如「紹熙四年十一月二十日（1193年12月15日，儒略曆2157150）」，即「宋光宗紹熙4年11月20日癸未（1193/12/15，Julian Day 2157150）」之意。本書所提供的當日儒略曆數值，為北京時間當天下午20時。例如「1193年12月15日，上午8:00」，儒略曆為2157149.5；「同日，下午20:00」，Julian Day為2157150，為便於閱讀，統一以整數2157150，來代表「1193年12月15日」這一天。
11. 本書引用詩文，有時援用全篇，有時節取數句，凡截去頭、尾之處，皆不另加「……」符號，以使版面清晰。

第一章

導論

暨大出版中心版權所有

一、前言

這篇導論將拋棄嚴肅的論文格式，改以輕鬆愉快的方式，和讀者分享本書的編寫過程，以及如何進入現地研究的門徑。

全文分成四個部分，第一是「釋題目」，簡述命名的原因，第二是「釋結構」，先概述本書的總體結構，而後逐篇介紹書中各章內容。第三是「釋現地研究法」，我以五段步驟來解說現地研究的實踐方法，並隨機說明各章節如何運用現地研究法。第四是「現地研究散說」，以無結構的結構，用隨手拈來的方式，解答讀者諸君可能產生的疑問。

二、釋題目

本書以《山川為證：東亞古典文學現地研究舉隅》為書題，目的在展示現地研究的操作經驗與法則，建構現地研究的方法學。「山川為證」是本書的主題精神，「東亞古典文學現地研究」是本書的實質內容，書中選用中國、越南及韓國研究的實例，是希望傳達現地研究法可以全面適用於大東亞古典文學研究的信息，最終以「舉隅」作為結束，是不敢居天下之先，希望舉其一偏之隅見，以就教於大方。

書中收錄筆者近年在國內外一級期刊發表的十一篇重要論文，加以整編改創，其原始篇目及刊載地點如下：

· 原理與技術類：

〈「指物寫實」與「依詩求證」——唐詩現地研究作法舉例〉——《成大中文學報》，2012年6月

〈GPS在跨國漢學研究上的應用與必要性〉——《中正漢學研究》，2015年6月

〈臆測與真實——以王維「連山到海隅」詩句詮釋為例〉
——韓國《韓中言語文化研究》，2018年3月

· 中國研究類：

〈唐孫樵〈興元新路記〉青松驛以北驛路之現地研究〉
——《國文學報》，2011年12月

〈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現地研究〉——《漢學研究》，2012年3月

〈王維「輞川莊」與「終南別業」現地研究〉——《中正漢學研究》，2012年12月

〈王維、裴迪《輞川集》詩現地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012年3月

〈《輞川圖》、《輞川集》與輞川王維別業傳說新論〉
——《臺大文史哲學報》，2012年11月

· 越南、韓國研究類：

〈越南莫朝詩人阮秉謙《白雲庵詩集》現地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013年9月

〈高麗詩人李齊賢成都紀行詩詞現地研究〉——《漢學研究》，2014年12月

〈西厓 柳成龍忠州詩現地研究〉——韓國《民族文化研究》，2013年11月

以上十一篇，九篇刊登於我國 THCI 期刊，兩篇刊登於韓國「登載誌」，¹發表的時間主要是從 2011 年到 2015 年，在出版前的最

¹ 韓國的「登載誌」，等同於我國 THCI 期刊。

後修改，才加入 2018 年這一篇。這期間，承蒙科技部每年給予專題計畫獎助，在 2010 至 2011 年有〈唐詩中由長安經武關下襄陽之秦嶺詩篇現地研究〉、2011 至 2014 年有〈高麗至朝鮮三家文集現地研究——李齊賢、柳成龍、丁若鏞〉，對於本書的完成，無疑是提供了強大的助力。上列文章，全部都在共同的目標體系下進行了整理，刪去了最初發表時必須互相引用的重複，建立了完整的論證架構，統一了分散的形式規格，增強了前後章節之間的呼應，使全書成為一體。

三、釋結構

自從 1999 年十二月出版《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一書，正式提出「現地研究」以來，不少學者對這個名詞和我的論文感到興趣。「現地研究」四字本來不是我發明的，我的初心更傾向於「實證研究」之類的用語，但是，鍾彩鈞教授認為，西方哲學裡既有的「實證主義」與我的觀點並不相同，以彼為名，可能引起誤會。當時我向先師羅聯添教授報告此事，他低頭沉思良久之後，很高興的說：「不如用現地研究吧！創一個符合你研究方法的新名詞才對！」就這樣決定了《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的書名，也開啟了現地研究法的第一頁。

前書出版以後，師友們都希望我建構一套有理論、有步驟的現地研究方法論，所以又在 2006 年完成《唐詩現地研究》一書，當時我認為此書的前三篇〈長安唐詩與樂遊原現地研究〉、〈唐代時刻制度與張繼〈楓橋夜泊〉現地研究〉、〈王之渙〈登鶴雀樓〉詩現地研究〉，已經用實例呈現了現地研究最新面貌，讀者沿波尋流，應可對現地研究方法有清楚的認識，不過，這個期望並沒有達成。

十餘年來，我持續用現地研究法發表了大量論文，也通過了歷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質疑我的研究方法者固然不乏其人，而對此感到興趣者也與日俱增。由於不斷的改良研究方法，在先進科學儀器的運用方面、在文獻資料的鑑識方面、在研究主題的選取眼光方面、在現場考察的執行能力方面，都毫不停留的持續在追求更大進步，海內外的朋友們知道了，更加強烈要求我，必須正視建構現地研究方法學的問題。

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本是詩人和詞人，理論思維的能力非常欠缺，可是因有豐富的現地研究經驗，雖然抽象的理論非我所長，然而組織各種實作經驗，構成具有實效的研究方法論，也未嘗不可。幾經思索，終於決定編寫這本《山川為證：東亞古典文學現地研究舉隅》。既然實作經驗是我所長，抽象理論是我所短，所以，決定用較小的篇幅解說現地研究法的原理和技術，再用較多的研究實例來驗證原理和技術。

具體的作法是，先在第一章導論中，介紹現地研究的「五段步驟論」，再以個別問題的方式，解釋現地研究的觀念。然後以第二章談古典詩的寫實基礎，再於第三章專談 GPS 的運用，構成現地研究方法的原理與技術層面。第四章到第十一章都是研究實例，用來印證各種對於研究方法的論述。

本書列舉的研究實例，都經過審慎選擇。中國方面有五篇，時間都集中在中唐，地域都集中在秦嶺，取其精深與互證之長。域外方面，越南一篇、韓國兩篇，韓國這兩篇又分別為高麗一篇、朝鮮一篇，收其廣取博觀之效。讀者先熟習我的研究方法，再於各個研究實例中觀察怎麼進行論析，相信會有不少收穫。

以下，再簡單的介紹後續各篇目的內容。

1. 原理與技術類

〈如是我聞——指物寫實與依詩求證〉和〈必要工具——談 GPS 與現地研究〉兩章，屬於基礎原理與操作技術。前者說明現地研究者應如何看待被研究主體的詩或文。現地研究能夠成立，其基礎就在於古代詩文的本身便具有寫實的原發性。反之，如果詩人不寫其親身實見，那麼，現地研究將無可研究，本文就是從這一點切入。後者指出，在現代的新方法中運用 GPS 的必要。「為什麼文學研究要使用 GPS？」在這一章裡有了具體的回答。

2. 中國研究類

本類共五章，集中在長安與秦嶺的課題，先處理了褒斜道、商州武關驛路藍田段這兩條秦嶺的重要道路之後，再以王維（701-761）三論為一個群組，專論王維與輞川。

秦嶺位於今陝西省中部，一般指西起略陽嘉陵江，東到藍田灞水上源，東西寬約 300 餘公里，南北跨幅從 90 到 150 餘公里不等，最高峰太白山主峰 3,767 米，從這些特徵看起來，就像一個橫放的臺灣中央山脈。自古以來，穿越秦嶺的五條古道，都是緣溪而關。一是商州武關驛路，位於最東邊，從上都長安的春明門出發，攀越藍田縣終南山，經商州、武關到襄陽，再通往長江流域，知名的河流有灞水、輞川、藍橋河、丹江。二是子午道，從長安西南方的灤鎮灃峪口進入山區，沿灃河谷南下，今有 G210 國道通過。三是駱谷道，由周至縣馬召鎮循黑河河谷進入山區，現有 G108 國道，其南口循西水河進入洋縣。由於黑河唐名駱谷；西水河唐名儻谷，所以此路在古代稱為駱谷道，又稱儻駱道。四是褒斜道，由郿縣進入山區，循斜水、褒水河谷通往漢中，現在有省道姜眉公路通過。第五條是秦鳳驛路，位在更西邊，由寶雞經大散關至鳳州（今鳳縣），今為省道 S212，到鳳州以後，

向東經由留壩縣，在武關驛鎮會合褒河谷道，再南下漢中，此段今為國道 G316。筆者自 1999 年十二月初步完成杜甫夔州詩研究之後，便著手成都與長安之間的考察，投入秦嶺唐詩研究，多次來往漢中和長安之間，親自走過了前述五條秦嶺道路。至於杜甫自秦州經同谷縣入蜀的道路，從山脈的連續性來說，仍可屬於秦嶺概念，但當地已經是隴南地區。

不過，雖然在秦嶺山中做過多次考察，完成的論文並不多，第四章〈人在驛路——孫樵〈興元新路記〉的 GPS 驗證〉是比較滿意的一篇，遠在千年之前的孫樵，這篇〈興元新路記〉所記載的道路里程及沿途特徵，和在考察中所見到的褒、斜二水谷道，不可思議的相似，是促成寫這篇文章來表揚他的重要原因。

逐漸的，我的秦嶺研究重心轉移到藍田縣。藍田縣位於唐上都長安的東南方，今為西安市藍田區。起初在瀘、灞二水和杜陵、韋曲數度往來，都沒有登上白鹿原；沿秦嶺北麓而建的 S107 環山路我曾走過幾次，也沒有穿過將軍嶺隧道進入藍田縣，直到 2010 年才進行秦嶺東南驛路的考察。先採取廣域調查法，經藍田縣、商州、丹鳳縣、武關、商南縣，一路駛行到襄陽，並在武關河做了詳細的考察，發表了一篇〈藍田武關道現地研究〉，但最後並沒有把這篇文章收入本書。所選用的是第五章〈現地看詩——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之真實相〉，以此作為商州武關驛路研究的代表作。

唐人談起商州武關道，一般都是全指長安經襄陽到鄴郢，里程很長，單單由今西安市到襄陽市，已經有 500 公里了，藍田縣這一段只是起程而已。可是，這條驛路的其他部分並不難曉，惟獨藍田道一直不為後人所知，與藍田縣終南山的特殊地形有關。

「究竟唐代驛路會從那裡經過呢？」現代公路從藍田縣城到

商州（今為商洛市商州區），有兩條高速公路，也有國道、省道。高速公路的路線不可能是唐代的路線，可以不論。我現地考察了省道 S101 和國道 G312。省道 S101 是中華民國時期開闢的前清老路，現在這條路上的許多路段就是在民國基礎上改造的。它從藍田縣東境越過秦嶺，然後沿路下降到黑龍口鎮，與 G312 併線後南下商州，不經藍橋鎮，所以，必定不是唐代的故道。國道 G312 是沿著藍橋河修建的，從悟真寺以南約 6 公里處，便切割秦嶺，形成處處巨岩懸崖和激流，早期 G312 舊道都是炸開山石來修路，近年所修的 G312 新路，多處改建成隧道通過。這條道路雖然經過藍橋鎮，但其原始地形不便於古代通行，而炸山鑿隧，更非唐人所能，所以也不可能是唐代驛路的故道。至於嚴耕望先生所指出的道路，深入在鞞川山谷中，與白居易（772-846）〈初出藍田路作〉、韓愈〈南山詩〉二詩的描寫完全不符，也不可從。

特別是白居易這首〈初出藍田路作〉，詩云：

停驂問前路，路在秋雲裡。蒼蒼縣南道，去途從此始。絕頂忽上盤，眾山皆下視。下視千萬峰，峰頭如浪起。朝經韓公坡，夕次藍橋水。潁陽近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煩馬蹄跂，勞苦已如此。

非常清楚的指出了登山的路徑和特徵是「絕頂忽上盤」，明明是很快的就可以登上山頂稜線，接下來的「眾山皆下視。下視千萬峰，峰頭如浪起」三句，也回應「路在秋雲裡」之句，指出驛路在山頂上，因此，不論是 G312 國道或嚴耕望所主張的都不能成立。後來，就從這些線索，找到了白居易所經過的古驛路，詳細情形，請看內文。

為了尋找這條古驛路，在鞞谷內外，來來回回往返了很多次，有時乘車，有時步行。就在這時候，發現了王維鞞川詩的關鍵問

題，那便是白居易寫〈初出藍田路作〉這首詩的前一晚，所住宿的清源寺，便是王維輞川莊改建的寺院。

王維的輞川詩可分成兩類，一類是他和裴迪唱和的《輞川集》，每人各二十首，題目裡包含了「輞川莊」本身在內的二十景。一類是王維來往及居住於「終南別業」和「輞川莊」的詩文。除了詩文之外，還有一個傳說出於王維之手的〈輞川圖〉。王維是盛唐最著名的詩人，輞川是中國最迷人的詩境，研究者多到不可勝數。

如果清源寺便是輞川莊，那麼，清源寺的周圍特徵便是輞川莊的周圍特徵。這個發現，幾乎就要破解王維輞川詩的所有謎團了。我還是冷靜下來，把王維所有寫到輞川、輞川莊、終南山、終南別業的全部詩篇，一篇一篇的在輞水沿岸去比對。古今的人文景觀雖然會改變，但山川如是，可以為證。山還是山，水還是水，尤其是輞川從谷口流出的這一段，左右兩峰夾峙，山石都是堅固的岩盤，幾千年也不會改變。

然後，我再發現王維在兩峰的西峰上所題的〈化感寺〉一詩，中間有四句云：

瓊峰當戶坼，金澗透林明。郢路雲端迴，秦川雨外晴。²

「郢路」就是商州武關道，此路到襄陽中途休息之後，繼續沿漢水南下，可至鄢郢所在的荊州，故有郢路之名。瓊峰如玉，指兩峰中的東峰，從寺院的窗戶望出，在眼前坼開一條山谷，山谷下的輞川澗水迎著朝日而泛著金光。東峰絕頂上有漸行漸遠的商州武關驛路藍田段。北望的方向在寧靜的雨餘晴色中，可見到輞川和灞水所構成的秦川。化感寺，就在王維終南別業的後山高處。

² 王維：〈游化感寺〉，《全唐詩》，卷127，頁1291。

白居易和韓愈所走過的藍田路在終南絕頂上，王維的所見也相同，這樣就能把兩個研究連接起來了。

不過，王維的輞川詩篇很多，相關的事蹟也不少，牽涉到的問題很複雜，有「終南別業」和「輞川莊」位址的指證問題，有〈輞川圖〉真偽和詮釋的問題，有宋明清方志傳說需要辨正的問題，也有《輞川集》二十景所在分布的問題，所以，我用了三篇文章，首先是第六章〈輞川所居——王維終南別業與輞川莊〉一文，先確立了這兩所莊院的名義和位址。然後再分析《輞川集》的二十景，寫下第七章〈仰觀俯察——重讀王維、裴迪《輞川集》〉，指出二十景的可能位址。最後才對古今的傳說提出駁議，這就是第八章〈傳說無信——〈輞川圖〉與明清方志傳說〉。

3. 越南與韓國研究類

越南與韓國的研究，是我近年新開發的研究領域。越南方面，我提出一篇，韓國方面則有兩篇。越南這一篇是第九章〈南傳詩法——越南莫朝詩人阮秉謙《白雲庵詩集》現地研究〉。

越南漢文學的研究，在國際上向來都不是顯學。我第一次注意到越南漢文詩人，是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和越南漢喃研究院聯合舉辦的會議中，被動要求而寫了這篇論文的前身。不過，在我讀完阮秉謙的《白雲庵詩集》以後，非常訝異於書中的詩文水平之高，因而對這位生長在相當於明朝中期的詩人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更重要的是，他的詩集非常適合做現地研究。他用了大量的詩篇，集中的書寫「白雲庵」內外景觀和個人生活。從這些詩篇中，可以歸納出白雲庵的位置特徵、白雲庵的房舍分布、白雲庵向外眺望的所見，還有什麼比這些更讓現地研究者愉快的事呢？

進入現地研究的第一步，便是精讀文獻，我除了逐首解讀《白雲庵詩集》之外，也在越南國家圖書館的公開網站，下載了大量關於越南古代歷史、地理和文集類的古籍，開始認真做一名越南研究的初學者。另外一方面，我在進行的科技部計畫「明代大運河紀行詩文之驛程、景觀與文學之現地研究與 GIS 地圖製作」，也需要採集明清兩代的越南漢文燕行錄。這些研究工作，互相輔成，打開了新的研究眼界。

韓國研究方面，我選入的第一篇是第十章〈自然真實——高麗詩人李齊賢的成都紀行詩詞〉。

我從 2008 年開始研究韓國漢文學，前後進行了多項研究，像是〈丁若鏞長鬢流配詩現地研究〉、〈驪州娑娑城現地研究〉、〈壬辰倭亂所修山城與西生浦倭城比較研究〉、〈朝鮮鄉校與郡邑位置之關係研究〉、〈朝鮮尺制研究〉、〈朝鮮古地圖與水陸驛程研究〉，有的寫到三分之二，有的在研討會發表後尚未定稿，都在進行中。其中尺制研究，牽涉朝鮮王朝自定「周尺」的經過，既有實物的古跡，又牽涉到明、清與日本的尺度，資料非常豐富而複雜，是相當有意思而且深具創意的研究。近來，我又對朝鮮古代韻學與翻譯音注，如《洪武正韻譯訓》、《四聲通解》、《老乞大諺解》及《朴通事諺解》等書，頗感興趣。另外，我也正和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劉苑如研究員、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的廖汝銘副技師合作，關心韓國古地圖及韓國近現代早期地圖的數位化。

第十章所介紹的李齊賢，是高麗末期知名的大臣和詩人，他在高麗王朝的影響力很大，但最為人所稱道的卻是他在中国的旅行和紀行詩詞。他先奉高麗忠宣王（1298 及 1308-1313 在位，其後長居元大都）之命到峨眉山行香，以後又隨侍忠宣王到江南杭

州，最後一次是忠宣王受到元帝迫害，被流放到今西藏、青海一帶，遇赦回到了陝北之時，李齊賢去尋訪他。三次長途旅行都有詩詞，而以成都行所作又多又好，所以，我以成都行的詩詞為題。

韓國學界相當重視李齊賢的中國行，也有很精采而豐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由於我使用現地研究法，事先掌握了元代從大都（今北京市）經過山西（返程經河南）到潼關，以及從潼關到成都路（今成都市）的全部驛程和在途所需天數，從而可以正確推算李齊賢的經由和日期，這些都是前行研究者所做不到的。

在現地工作中談驛程，不只是說路線和地名，還要計算日數、解釋地形、分析船馬，這些都是前人應注意而未注意的重點。近年來，我不斷收集歷代旅行日記，放在逐日日曆中建檔，除了這篇文章所提出的元大都至成都路的行程外，我還運算過唐代上都長安到襄州（今襄陽市）的驛程、夔州白帝城到荊州沙市的水程，現在我正在做明代大運河的水陸驛程，已經進入結論階段；同時我也考察過宋元明清時期從江西南昌到南京之間往返的長江航程。必須把這些基礎知識完全弄清楚，解讀詩文裡的時空書寫，才有實證的依據，才能從真實中體會古代詩人作者的情意。

另一篇韓國研究是第十一章〈大東輿地——柳成龍忠州三詩新讀〉。「大東輿地」四字是借用韓國國寶〈大東輿地圖〉的名義，這篇文章的研究基礎，就是建立在對朝鮮輿地的了解上，也就是在全程掌握了柳成龍從王京漢城往返安東河迴故里的水陸驛路之後，才對詩篇進行新讀。

柳成龍在壬辰倭亂中出任領相。在日本的侵略下，朝鮮宣祖大王放棄王京，逃亡到義州。在邊境上，他提出要求，希望明廷准許他入境避難，但萬曆皇帝不允許這個請求，而是出兵來解救朝鮮。這個時候，主持政局而將朝鮮危亡的形勢穩定下來的人，

就是柳成龍。戰場上的爭勝，固然有賴於明朝水陸派遣軍的援助，可是，柳成龍提拔李舜臣、用人不計良賤、獎勵義軍和僧兵等措施，使日軍在占領區不得安定，也是不可忽視的主因。在與明軍的協同作戰中，他能確保糧秣的供應，以維持入援部隊的戰力，又主動向浙軍將領駱尚志學習戚繼光的兵法，實際運用戚氏的《紀效新書》，來重新整訓朝鮮軍隊。他經常在外巡視防務，除了督理軍事，也提出魚鹽新政，藉以紓緩人民的困窮。每一項都顯示出他卓越的經理能力。

不過，就在戰爭短暫緩和下來的時候，柳成龍就被罷職歸里，此後一直沒有回到朝廷。在這篇論文中，我選擇了他生命中最重要忠州旅行詩篇。

以上，概略地敘述了本書各章的寫作因緣和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就如我在一開頭所說，本書主要的目的，在於建構「現地研究」的方法學，下面將繼續談到這本書的研究方法。

四、釋現地研究五步驟

本書以現地研究法作成，有必要對「現地研究法」先作說明，下文不談概念性的話題，將直接切入具體的研究方法，我稱之為「現地研究法五步驟」。

五個步驟：一為熟讀原典詩文，二為文獻詳讀，三為地圖手作，四為現地考察，亦即原作品的現場比對，五為完成論文，公開可供複驗的 GPS 數據。

（一）熟讀原典詩文

熟讀被研究主題的原典詩文，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何以在現地研究中視為第一等大事？

現代的碩博士論文寫作教育，一入手就要求學生收集國內外研究為參考文獻，用功的學生如果努力的執行了這項要求，對於他人的研究知道得很多，不免在自己的論文中大量引用。其結果，有可能因為追逐流行和盲從權威而寫出一堆沒有自主性或沒有必要的論文；更令人擔心的，便是表面上是在寫論文，實際上卻只是學術謠言的散播者。何以說是謠言？因為作者並不是自己親自深入原典詩文，而是接受、抄錄、整理、轉述那些前人的見解。試問，他人的話語未經自己的證實，就去傳語，不是散播謠言是什麼？

其實，在研究過程中最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便是原典詩文。舉一個最顯明的例子：一般人談到五言古詩押韻，都會引用「五言古詩可以任意換韻」，或是「五言古詩可以任意轉韻」³的說法，甚至編入國、高中教科書，貽誤眾多師生。事實上，五言古詩的主要特徵，就是一韻到底，古詩用韻比較寬，相鄰幾個韻同用，還算是一韻，並不是換韻；換韻的情形雖有，比例上極少。轉韻必須合乎轉韻規定，五言轉韻的情形，更是必須在樂府體類才會發生，怎麼可以把換韻、轉韻說是五言古詩的常態性用韻方法呢？

要得到具體的證明，非常簡單，只要打開逄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一查就可以了。阮籍的〈詠懷八十二首〉，陶淵明、謝靈運全部的五言古詩，都是一韻到底，⁴其他的詩人也都是如

³ 「轉韻」不是「換韻」，轉韻有明確的體裁規定，參見簡錦松：〈唐代「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詩」的創體意義〉，《東亞文化》第51輯（韓國：首爾大學校，2012年12月），頁273-331。及簡錦松：〈唐初七律發展史跡新證——《全唐詩》王維卷以前七言律詩147首之考察〉，《淡江中文學報》第27期（臺北：淡江大學，2012年12月），頁1-40。

⁴ 阮籍〈詠懷八十二首〉，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10，頁496-510；陶淵明詩，見同書，頁974-1013；謝靈運詩，見同書，頁1157-1186。阮籍、謝靈運全部一韻到底，陶淵明詩除最後一首〈擬挽歌辭三首〉

此。這就說明了五言古詩的規則，一韻到底才是常態，少數詩篇的個別例子，只須當作例外處理，不可混淆為常規。遂欽立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並不是冷僻之書，千千萬萬個散播謠言者，為什麼不打開一次來看看呢？從這一點就知道，要求學者們熟讀被研究主題的原典詩文，並不是容易的事。

再舉一件李商隱（813-858）詩的例子。李商隱詩，古今註解已備、賞析論著亦眾，看起來好像已無可作為了。其實，重新詳讀還是非常必要的，例如〈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四韻〉詩云：

萬里誰能訪十洲，新亭雲構壓中流。河蛟縱玩難為室，海蜃遙驚恥化樓。左右名山窮遠目，東西大道鎖輕舟。獨留巧思傳千古，長與蒲津作勝遊。⁵

題目中的重點是蒲津橋中間新建的河亭。清·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注了「任中丞」為「河東留後任畹」；又引《唐六典》及《新唐書·地理志》注了蒲津關和蒲津橋，並沒有解釋「河亭」為何物。⁶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會集眾說再加按語，但同樣也沒有說出「河亭」的實相。⁷

蒲津橋是《唐六典》所載十一座巨梁之首，屬於聯舟而成的

之三以外，也全部一韻到底。〈擬挽歌辭三首〉之三，第一至十句押蕭肴韻，第十一至十八句，用歌麻韻。蕭歌二韻近，但少見他人合用，不知道陶淵明為什麼把它們當作一韻來押，不過，此詩也可能本來是兩首，後人傳抄誤併為一首。

⁵ 見《全唐詩》，卷541，頁6230。另請參閱簡錦松：〈杜甫入仕後才設置的新河西縣〉，《親身實見——杜甫詩與現地學》，第7章第2節第2小節，頁217-218。

⁶ 見〔唐〕李商隱撰，〔清〕馮浩注：《玉谿生詩集箋注》，卷1，頁244-245。

⁷ 見〔唐〕李商隱撰，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501-503。

浮橋。⁸ 位於唐代河中府，跨越今山西和陝西兩省間的黃河，橋之西，為河西縣，橋之東，為河東縣，橋中心是河中洲島，河亭便建在河中洲島上。河中洲島本有名稱為「中潭島」，島上除此河亭之外，還曾建有中潭城。⁹ 日本·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他在開成五年八月十三日（西元 840 年 9 月 12 日，儒略曆 2028123）渡過蒲津橋時所見的實況為：

到河中節度府，黃河從城西邊向南流。黃河從河中府以北，向南流到河中府南，便向東流。從北入，舜西門出。側有蒲津橋關，到關，得勘入，便渡黃河。浮船造橋，闊二百步許。黃河西流，¹⁰ 造橋兩處，南流不遠，兩派合都。過七重門，向西行五里，到河西八柱寺宿。¹¹

據圓仁所見，橋是用浮船連結，長約二百步許，以唐大尺一步＝1.495 米換算，長度略多於 299 米，因為河中有洲島，河水為洲島所分，左右兩處分流，所以說「造橋兩處」，而且，河水在橋南不遠處便兩派合流。雖然從圓仁的行記，很容易便知道河亭的情況，但其實不必另求圓仁，只要詳讀李商隱原詩，也可以看到這一點。

⁸ 蒲津橋，見〔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工部·水部郎中〉，《唐六典》，卷 7，頁 226：「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樑三，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原注：「河三，洛一。河則蒲津、大陽、盟津，一名河陽。洛則孝義也。」

⁹ 中潭島，見〔南宋〕洪邁：《容齋續筆》，卷 12，頁 366，〈古跡不可考〉條，引〔北宋〕張舜民：〈河中五廢記〉，詳見簡錦松：《唐詩現地研究》，第 3 章第 3 節，〈3·鶴雀樓與河橋、中潭城、蒲津關〉，頁 163-173，以及第 3 章第 4 節，〈3·蒲津橋河以未入鶴雀樓詩〉，頁 212-215。

¹⁰ 「黃河西流」應為「兩流」字，形近而訛。前文既云：「黃河從城西邊向南流」，此處不應又作西流，黃河自北而南，遇到河中島，分為二流，過島之後復合為一流，此言其事。

¹¹ 見〔日本〕圓仁撰，顧承甫，何泉達點校：《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 3，頁 139。

李詩首聯說：「新亭雲構壓中流」，已經指出亭子不是在左右兩岸，而是位於黃河中流，這不就是說，亭子所在是河中島嗎？「東西大道鎖輕舟」，東西大道，是指亭子的東方和西方兩側各有一段浮橋，浮橋由大船連鎖而成，故用「鎖」字，其義在此。大道，乃是橋面上鋪成寬廣的道路。至於「左右名山窮遠目」，左山為中條山，右山為華山，中條主山雪花峰距離此地 20 餘公里，華山的主要三峰也距此 30 餘公里，所以用「窮遠目」來形容。這首詩形象鮮明地寫出「河東縣側黃河岸——河中島東側黃河船橋——河中島的亭子——河中島西側黃河船橋——河西縣側黃河岸」，以及「在河中亭子可以向左右眺望兩山」的實況，是研究唐代蒲津橋最重要的一首寫實之作。古人因為看不到這一點山川實相，反而批評這首詩是「尋常酬應奉同之作」、「多虛泛語」，¹² 深深的誤會了李商隱。

清人馮浩注《玉谿生詩集》的時候，山、陝間的黃河已經歷過多次泛濫和改道，不復舊觀，加上注家們都未到現場考察，做不出正確的註解來，本不是意外。然而，只要打開《全唐詩》，李商隱之前，已有呂溫（772-811）寫了〈孟冬蒲津關河亭作〉，可見在任中丞重新造這座亭子之先，已有前人所作的河亭。在李商隱之後，也有薛能〈蒲津河亭〉、唐彥謙〈蒲津河亭〉、溫庭筠〈陪河中節度使遊河亭〉。¹³ 如果研究者切實使用「熟讀被研究主題的原典詩文」這條現地研究法則，則所見的研究深度，自然不同。

¹² 見李商隱撰，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 503 之總按語。

¹³ 以上四首詩，分見《全唐詩》，卷 371，頁 4164；卷 560，頁 6506；卷 671，頁 7672；卷 582，頁 6748。

（二）文獻詳讀

文獻詳讀，顧名思義就是對於找來的參考文獻，必須詳細閱讀。參考文獻分成兩種，一種是古籍原典，一種是國內外的前行研究。了解國內外研究現況，一則可以開拓眼界，一則可以避免做重複工作，固然是必要的，但這並不是收集文獻的主要目的。

廣泛收集文獻的目的，是為了從古籍原典去發現新證據。

詳讀文獻的目的，是為了找出這些新證據的證據力。

新證據向哪裡找，對東亞古典文學研究者而言，最明顯的就是古籍。收藏在世界各圖書館的中國、韓國、日本、越南、琉球古籍，至今還有大量仍無人讀過，無人讀過或少人讀過的姑且不論，即使是人們所常見的古籍，也可以發現新證據。所以，關鍵在詳讀的方法。

多年來的經驗發現，現地研究的文獻資料，大略可分為人身、日期、地名、時間四種：

人身——指一個自然人與其生活應對的制度百物

日期——指文獻中有日期元素者

地名——指文獻中有地名元素者

時間——指帶有晝夜、四時、星象、節候者

分別處理這四類資料時，凡人身相關類，我採用以「人」為中心的讀法，其他三類，日期入古今曆表、地名入衛星地圖、時間用天文程式，說明如次：

1. 「人」為中心的讀法

現地研究的詳讀方法，是把文獻放在「人」的角度去思考。

從「人」的角度來看問題的話，就會注意到這個「人」所身處的時代樣貌、制度習慣，也會從「人」的身體六識的需求，去做和他同步的思考。

仍以前引的李商隱〈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四韻〉為例，李商隱以「任中丞」來稱謂這位長官，馮浩認為是任畹，有此可能，劉學鍇、余恕誠的《集解》再加按語說：

石雄任河中節度使，但石雄係兼職，其主要任務是對劉稹作戰，故任命任畹為河中節度留後。¹⁴

這段按語的想法，緣於石雄在三月中接任河中節度使之時，¹⁵ 劉稹未破，所以料想石雄必定在前線圍攻，而任命任畹為留後。

據李德裕〈任畹、李丕與臣狀〉文中所言：「前月末與河中留後任畹委曲，令轉問李丕，有何方略，一一條疏報。」所謂前月末，是指四月末，當時任畹已出任河中留後，又為宰相李德裕轉傳令旨給忻州刺史李丕，匯報情資。李德裕的文中又說：「石雄就河府，王逢就絳州，各曬乾糧。緣日色猶烈，數日可致。」可知六月中石雄在河中府，並非人在前線而兼職河中節度使。劉、余二人「料想石雄必定在前線圍攻，而任命任畹為留後」的說法，並不確實。¹⁶

¹⁴ 見〔唐〕李商隱撰，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頁501-503。

¹⁵ 〔北宋〕司馬光等撰，〔元〕胡三省音註：〈會昌四年三月〉，《資治通鑑》，卷247，頁7998，云：「丁巳，以李石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為河東節度使，石雄為河中節度使。」

¹⁶ 按：留後的任命權似非由河中節度使石雄，雖然〔唐〕杜佑：〈職官·州郡·都督〉，《通典》，卷32，頁896，有「節度使，……若朝覲則置留後，擇其人而任之」之語，但杜佑在舉出劉宋時孟詵及劉道鄰故事後，已說：「自後代無之，不復徧舉。」再看《舊唐書》及《全唐文》所見實例，留後乃由中央朝廷派任，擅立留後，往往構成叛臣的形象。

由於資料實在不足，任中丞可能是任畹，也可能不是，總之，無從定論。但是，問題不在這裡，而是在根本的解讀文獻方法上，《馮注》和《集解》的解讀方法，顯然不從「人」的立場來思考。

從「人」來思考的話，應當先考慮任畹所處時世的「任官制度」，御史中丞是司憲之職，節度使例帶本州刺史，而刺史有糾舉之責，所以才會在官員初授刺史兼節度使的時候，兼授御史中丞，以後再命，便升為御史大夫。留後並非刺史正官，除非另有軍功或特殊原因，不會帶御史中丞。一個人，很難踰越當代的制度，任畹的本籍在四川，出身為進士，出任河中節度留後以前的官職，應為兵部的郎中，不是節鎮世家，沒有軍功或特殊身分，所以，從制度面來看，任畹為留後之時，李商隱不應稱他為任中丞。既然詩題上面寫了「任中丞」，就出現了兩種可能：

第一，會昌四年（西元 844 年）七月平定劉稹之後，任畹以軍功加御史中丞。

第二，會昌四年十二月石雄升任河陽節度使之時，任畹繼石雄後，曾短暫的擔任河中節度使。

這兩種可能中，以後者較為合理。因為史無明文，這樣推算的結論也並無太大的必要，可是，從文獻詳讀來說，必須要看到這一層才可以。

2. 還原古人生活的文獻讀法

我這兩年都在收集古代旅行中，車、馬、輿轎、船舶的相關文獻，其著眼點也是在更精準的解釋「人」的行為。

舉例來說，屠隆在萬曆十一年（1583）七月由丹陽縣吳大帝陵口出發，馳馬赴京，據他自言：「日夜馳一百八、九十里，自

陵口十有八日而抵都門」。¹⁷ 這次的旅行，因為有明確的抵達日期，出發的日期也可以推算而知，所以，十八日之言，確定是真實之事。

然而《清實錄》所載：

丁亥（四月十四日）諭大學士等，昨日皇子允禔奏：往祭華山，每日行一百七、八十里。逼近潼關，連雨三日，泥濘難行，一日止行百里。¹⁸

允禔（1672-1735）是康熙皇帝的長子，是年二十二歲，如果以康熙盛世的物力和皇長子的調度權限，每日最快只能馳行 170、180 里。¹⁹ 那麼，屠隆是怎麼做到的呢？

從這個案例，使我們注意到一個研究上很基礎的問題，就是當我們把被研究者當作一個「人」的時候，他的能力就會被以「人」的真實性去考慮，他與人、事、時、地、物的相接，也必然是在可以真實的應對進退中被考慮。那麼，不可諱言的，今日古典文學研究界所掌握到的古代唯物史料，實在太不足了。

3. 用日曆表來整理

把一件帶有時間元素的文獻，放進日曆表中來呈現，是非常必要的方法。以宋亡之日，被派遣往大都的祈請使團日記官嚴光大所作的〈祈請使行程記〉為例。

此文又名〈丙子北狩日記〉，收入劉一清《錢塘遺事》。²⁰

¹⁷ 見〔明〕屠隆：《白榆集》，文卷 9，頁 7a。

¹⁸ 見〈康熙三十二年（1693）四月十四日〉，《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159，頁 745a。

¹⁹ 見簡錦松：〈空間、現地、性情——屠隆馳馬入京所呈現的晚明側面〉，《國文學報》第 60 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6 年 12 月），頁 1-42。

²⁰ 見〔南宋〕劉一清：〈丙子北狩〉，《錢塘遺事》，卷 9，頁 1a-14a。

文中以日記形式，記載左相吳堅所率領之祈請使團的行程，除了詳記沿途路驛外，內容書寫宋軍對蒙古兵抗戰的現場，以及人民死傷情況尤多，作者不願降伏之心，十分明顯。最後記載使團在大都燕京與後續被俘北上的皇太后相會，因此，後半篇主要寫諸人在大都燕京及上都之活動。像這樣的文獻，以閱讀文章的方式來處理的話，看不見全部路程的經由，也看不到各種人事與心境變化。我為了現地研究，曾經編製了一套具有二十四節氣與儒略日 (Julian date, JD) 換算的每日曆表，從西漢到民國一九一三年，二千餘年間，分朝別代，建成方便的 Excel 檔案，名為〈歷代中西對照節氣儒略每日曆表〉，簡稱〈每日曆表〉，讀者如有需要，可以來信索取。²¹ 我把這篇〈丙子北狩日記〉放進元代的每日曆表以後，事件的本末就十分清楚。

以〈歷代中西對照節氣儒略每日曆表〉來處理行程日記還有一個優點，就是沿路的交通路線和行進日期，一目了然。

祈請使一行人所經過的地域，包括南宋的土地和原來金國的領土，自從宋金分裂以後，南宋官方人員第一次踏上這條路線。此行自杭州至魯橋都行水路，到了魯橋才捨舟登陸，所謂「易行李上車，屬官皆乘舖馬」。接著陸行經過濟寧、東平、茌平、高唐等州縣，至山東陵州（即明代的德州）才重新登舟，沿衛河北上，直到大都之前，仍行水路。此一行程與明代大運河的水陸兩程相比的話，前後舟行的水路，與明代大運河相同；濟寧至德州的陸路，在明代也是大運河的平行陸路。至於從魯橋經由濟寧到臨清這一段不能乘船的地區，後來，元丞相脫脫就在這裡新開了會通河。此外，臨清和德州之間的衛河雖可通航，但是從高唐陸行，不會繞道到臨清。如上所說，這些道路特徵，都在全文輸入

²¹ 郵箱 cschien@mail.nsysu.edu.tw 或 cschien.tw@gmail.com。

日曆表以後，清楚的表現出來。

這種文獻詳讀法，可以一本書一本書去做，其成果會全部累積在各朝代的日曆表中，真積日久，就可以形成無數條具備時間軸的旅行路線，可以計算行路日程，提供參考日數。我目前已經累積了四、五十個案例檔案，本書第十章李齊賢成都詩詞這一篇的完成，就得力於此。

4. 把文獻落實於衛星地圖

2016年冬天，我得到一冊明人鄭若曾的《江防圖考》，是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年刻的鄭開陽先生雜著零本。我看到刊行者鄭定遠的跋文中否定了《四庫全書》所收《鄭開陽雜著·江防圖說》，²²就把兩圖拿來比對，發現《江防圖考》果然較優，後者形同兒戲。我比對的方法，就是利用 Google Earth Pro 衛星地圖。

如果要詳讀這類文獻，除了直接把每個地名輸入衛星地圖之外，沒有別的好辦法。雖然明代地名和今天差異相當大，但是利用明清方志、清光緒年間為了編製《清會典圖——輿地》而製作的二十萬分之一和二萬五千分之一尺的分省各縣誌表圖、清末到民國間日本陸軍製作的百萬分之一尺東亞輿地圖、民國初年到民國三十年間測繪的五萬分之一尺地形圖、1950年代美國陸軍製成的 AMS China L500 Map Series 二十五萬分之一尺地形圖，²³再加上《高德地圖》、《百度地圖》等電子地圖，把它再重現於 Google Earth Pro 衛星地圖，並非全然不可能。現在，這本《江防圖考》已經融入我的長江詩文研究體系，在2018年一月進行的鎮江至九江南昌的考察中，成為重要的考察依據。

²² 見〔明〕鄭若曾：《江防圖考》，卷末，頁1a-2a。

²³ 相關資訊，見書末之引用文獻。

利用地圖數位化的技術，可以在 Google Earth Pro 衛星地圖裡，發揮前述早期地圖的研究效能，但如果是更早的古地圖，把原圖置入衛星地圖的困難度高而且未必有效。所以，我對於年代較早的古地圖，一般只把疊圖數化作業視為輔助，主要的方法，是把古地圖中的地名內容取出，經過辨證後，手動置入衛星地圖。延伸這種方法，可以處理的文獻很多，像上述《江防圖考》裡的長江圖便是一個例子，我還處理了包括《乾隆南巡紀程》圖卷等不少案例。

近年來，我收集了許多韓國奎章閣所藏的朝鮮時代古地圖和上述近現代的早期地形圖，雖然時間不允許全部都做詳讀，但凡是遇到相關研究主題的部分，就用上述方法作業。

除了地圖，文獻中如遊記型的日記、遊記型的詩卷，除了編入〈每日曆表〉一法以外，也必須利用地名條件，置入衛星地圖，在衛星地圖中建立專屬的行程路線。一個文字型的文件，每轉化成為一條路線時，文獻的證據價值就會大大提高，個人研究的基礎也會不斷厚實。以後如遇到個別帶有地名的文獻，就可以在地圖裡的群組中得到互相支援的線與面。目前，我從唐人李翱〈來南錄〉、北宋歐陽修〈于役志〉、宋元之際嚴光大〈祈請使行程記〉、明代楊士奇〈南歸紀行錄〉以下的明清行記，建立了許多各人專屬路線的 kml 檔案，每月每日還在陸續的擴增中。

更有意義的是，這些資料全部可以經由 GIS 網站平臺，免費提供大眾使用。由於我個人現在的研究進度，仍放在論文撰寫和專書出版中，大概在這幾年內，會與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劉苑如教授合作，將研究成果分享於在她主持的「東亞文學與文化地圖」研究平臺，作為 GIS 與文學研究的案例之一。

（三）地圖手作

詳讀文獻之後，下一步就是衛星地圖作業。

一般人和朋友約會在某餐廳吃飯，多半會拿出手機來查地圖找位置，人人皆知皆行。然而，看到「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的詩句時，拿起手機查看地圖的人，萬人中沒有二、三人。其實，只要心動念轉，願意先查看地圖，就是入門現地研究了。

在現地研究中，地圖作業，不單單只是查一查地名而已，也不只是像前一個小節所舉出的，作為文獻詳讀的一個方法而已。

所謂「地圖手作」，是要把研究主題放在衛星地圖中，標記行程定位、重繪山川線條、分析古今變化、擬測主題位址。在現地考察之前，提供考察行程的明細；在現地考察之後，將所取得的各種時空資訊，包含 GPS 位址和拍攝影像，在衛星地圖上有效運用。

在現地研究中，這種地圖工作必定在現地考察之前就要做了，故可稱為「先導型作業」。從收到各種文獻開始，便依各文獻內容的需要，盡量排入地圖作業，當研究進行到現地考察的步驟以前，各種先導的地圖作業，最好都已經做過一遍。在本書的八個現地研究專案中，都不同程度地執行了這項要求，尤以做越南阮秉謙《白雲庵詩集》時，發揮的效能最大，我在還沒有到越南現場進行現地考察以前，只利用衛星地圖，已經成功擬測了可能的位址。後來考察了現地之後，更確認原來的擬測完全正確。

衛星地圖作業需要有可以作為工作底本的平臺，現在各種 GIS 程式的發展十分快速，相關的作業技術也大量被開發出

來，讓研究者有更多的選擇。不過，我還是喜歡使用比較熟悉的 Google Earth Pro，作為我的地圖作業工具。

Google Earth Pro 現在是免費的自由軟體，只要上網註冊，就可以使用。註冊之後，它提供給你個人資料庫，可以輸入和儲存每一次現地工作中取得的 GPS 定位點和航跡，也可以自由標記你喜愛的位置，甚至把一本一本遊記都變成 kml 檔案，建立一個可以支援任何古典文學研究的空間資訊庫區。它最好用的功能，是可以方便的在地圖上面畫線，我就常常動手畫出所要追查的河川和道路，以幫助空間的分析，也可以用來做成果的說明。我也常常把古地圖和現代早期的大比例尺地形圖，利用程式所提供的「圖像疊加層」功能，置入 Google Earth Pro，來做古今的對照研究，得到了不少成功的經驗。

當然，研究做到了這個階段的步驟，最好同時也進行論文初稿的寫作，把地圖手作的成果，用文字表現出來。先寫好初稿，可以整理思緒，確認考察重點，可以提高研究的效率。不過，若是大型的研究，子項目層出不窮，新問題會激發更新的子題，新收的文獻材料，將會不斷地湧入，忙於各種文獻詳讀和地圖手作，沒有功夫先寫論文初稿，或是初稿寫了放在一邊，馬上再進行下一個新的項目，這種情形也很常見。

但是，不管要處理的工作多麼複雜，建議讀者，還是停下來，先寫初稿吧！

（四）現地考察——原作品的現場比對

現地考察，又稱原作品之現場比對。在實際山川裡，比對被研究的詩文原典，就是與自己的研究對象，站在相同的條件下交談，是很重要的經驗。

自前代以來，好古之士期望一見古人的詩文現場，乃至探訪其人的生平居處者，絡繹不絕於途。屈原宅、宋玉宅、賈誼宅、庾信宅、杜甫草堂、王維故居一再出現於詩文中。近年來，親自到詩文發生地點探訪的學者，也陸續增加，廣義上來說，都算是現地研究的同好者。

現地研究法下的考察，並不是去「看」，而是去「驗證」。換言之，當一件考察啟動之前，相關的文獻材料已經大部分詳讀過了，也做了先導型的地圖作業，甚至也寫了論文初稿。這時候到現地去，就不只是去感受古人的情懷與詩境，而是去採集事件的「證據」。因此，「現地研究法」一開始就提出「證據法則」，規範了現地考察應該注意證據的效力和採證的工作程序。

到了現場之後，現地研究者被要求使用 GPS 來紀錄指定地點的位址，和全部工作的沿線經過軌跡，並且要在拍照的相片中加入 GPS 數據。考察時還應隨身攜帶口袋型筆記本，與 GPS 手持儀同步工作，隨時記下所有自定的 GPS 定位點（Waypoints）的序號和相關現場的重要特徵，以及照片的數字與拍攝方向。與人訪談時，則紀錄被拍攝者的人名和連絡資料。隨身攜帶的還有長、短捲尺和電子測距儀，舉凡老樹尺圍、船隻、閘口、碼頭大小、古道寬窄，橋梁長度、河流廣度、山谷寬度，依所見的必要性，隨時隨地進行測量和紙本記載。

為什麼連照片的拍攝方向也要親手筆記呢？一張照片即使已經有了 GPS 定位，回來整理時，還是不能直接確定它的拍攝方向。近來，有一部分手機的拍攝器（例如 iPhone 7 以上機種）內建了 GPS 和拍攝方向，但專業的考察者通常會使用高階數位相機來大量拍攝，現在搭配高階相機使用的 GPS 配件，例如 Nikon GP-1 接收器，都還不能提供拍攝方位，所以，筆記成了便捷的方法。

在本書中，常常利用相片 GPS 和拍攝方向來說明地點，例如第六章〈輞川所居——王維終南別業與輞川莊〉，指證輞川莊所在的照片，便得力於仔細的筆記。有時候因為各種原因，疏忽了筆記，事後補救的工作，非常不便，像第十一章〈大東輿地——柳成龍忠州三詩新讀〉文中的許多照片，在考察當天沒有隨時做好筆記，而論文的發展又必須辨識照片中各個山頭，照片的方位就變得非常必要，我用了很多的時間，參考大量照片，又在地圖上做了多次的模擬和畫線，費了極大工夫，才達成了補救任務。

不過，要求每一張照片都紀錄方位，事實上不易做到，因為長距離的考察中，時間非常緊迫，往往會因為匆忙或遺忘，而漏掉了筆記。經過多年的考察經驗，現在我訂下了一些拍攝的準則，例如：

(1) 橋梁環拍法：先站在橋頭向來時道路拍第一張，再依逆時針方向，每隔大約相同的角度，間隔拍下第二、三張，直到轉回原點，再拍一張作結束。必要時，到橋尾（另一端）回拍，重複前面的動作。重要的地點用這種方法拍攝，並且啟用錄影按鍵，環拍一段影片，就可以省去很多事後核校的麻煩。

(2) 古建築拍攝法：先站在房門外簷正下方，背向著大門，向中間——右邊——左邊依次各拍一張，然後進入中庭。在中庭拍攝時，先站在進入時的門口，同樣向中間——右邊——左邊依次各拍一張；然後再走到中庭的右側邊角朝對向角落拍一張，接著，依次走到左側邊角——左前方邊角——右前方邊角，都以對角線原則，各拍一張，這種拍法的目的，就是先取得全景，作為細部拍攝的參考圖。然後，視現場必要，再以伸縮鏡頭自由取景。

(3) 室內拍攝法：也比照前項，先取四角，依次向對角拍攝，作為全景。必要時再作細部取景。不過，某些建築會禁止參觀自

由拍攝，或是沒有詳細紀錄的必要時，簡單的處理也可以。

自從建立規則之後，雖然有時候還是會忘記，但是大部分的拍攝都會遵守，因而節省了大量時間，照片使用的效果也大大提昇。當然，即使在這個時候，隨身筆記還是盡可能的同步紀錄。

讀者會發現我很少談到錄影，早期做考察的時候，我也常用錄影機拍攝，但是，同時操作相機和錄影機非常不便，而且，錄影回去以後，讀取資料既費時又缺少效率，在論文中也不能引用，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作錄影。最近兩年，因為手機錄影很方便，高階相機像 Nikon D800E 也可以直接錄影，我才以錄影作為照片拍攝的輔助。

至於小型空拍機的拍攝法，雖然很吸引人，但是，我的考察模式，必須在短時間內長距離移動，團隊的人數連司機最多五人，通常沒有時間和人力來執行空拍。但如果團隊的工作人員充足，而且屬於定點考察，有充裕的拍攝時間，使用小型空拍機是很好的選擇，南京大學陳靜教授給我的淮安清口影像，就是她的團隊利用空拍機拍攝的。目前，現地研究主要是我一個人推動，將來現地研究法落實到當地化以後，由本地人做本地研究，經費、人力、時間都適合空拍時，這個方法將會受很多研究者歡迎。

以上，我大略的介紹了一些現場考察須知，讓未來有興趣參與現地研究的學者們，能夠分辨「旅行說詩」和「現地研究」的差別，而有途徑可循。至於我實際所做的現地考察的執行和效果，則正文各篇都有實例可以參考，就不再多談。

不過，現地考察十分花錢，在中國做現地工作的時候，全程租用帶著司機的車輛，進行長距離的考察，租車費加上司機工資、油資，以及研究者本人與司機、助理的食宿，每天花費都超過新

臺幣 1 萬元以上，負擔十分沉重。若是在韓國，人工更貴，不可能像中國研究那樣去運作，必須有時由朋友協助開車，有時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到定點城市，再轉乘當地巴士或計程車，甚至要長途步行。而且，韓國的多數道路不允許臨時停車拍照，機動性較難。不過，現代中國把舊地名大量更改，又經過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毀滅性破壞，古跡所存已經不多。近年來都市改造相當劇烈，經常是市區的一大片居民區全數拆遷，修築新路、新廈，各大城市幾無例外。不但城市如此，2018 年一月筆者在皖南考察時，經過長風沙鎮，也親自看見全鎮的建築物已經和將要全部被拆除，原有河道被填平，再重新挖掘新河，另造景觀，舊跡一毫也不留。在韓國，625 戰爭（韓戰）雖然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城市急速現代化對研究的妨害也大，但某些朝鮮時代驛道路線還在使用，古地名也保留不少，古跡也多在原地復建，所以研究難易程度，很難比較。總之，這些實際發生的問題，都不可忽視。

所以，我也常常在想，如果每一次寫論文都必須到現場去，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部分學者如果考慮到財力因素，對現地研究的接受程度，可能大打折扣。

從現階段學術論文的普遍模式來說，能夠做到前述的第一到第三階段，已經是非常嚴謹的論文了。雖然沒有完成現地考察，我覺得應該是可以選擇性的被接受。以本書各篇的撰寫經驗為例，我在做阮秉謙《白雲庵詩集》的時候，從詩文和衛星地圖所作出來的分析結果，和親身到越南現場之後的結論，基本上相同。也就是說，做不做最後的現地考察，在有的案例中差別不是很大。只是既然沒有到現地，就不能說是完成了「現地研究」。

雖說是這樣，然而親自到現場考察也確實有不可替代的好處，同樣以阮秉謙的研究為例。

在出發赴河內以前，我利用各種文獻證據作了地圖研究，已經推定阮秉謙的「白雲庵」和「中津月渡」，應該在一條大江的大轉彎位置，我也在衛星地圖上找到這條大江，並透過越南文獻找到它的越文名字叫 Sông Văn Úc。

到了現場，核對所有實際山川的條件，可以確認原先的擬測並無錯誤。不同的是，我們在上述擬測點的「中津月渡」現場，看到了一座古老的「最靈祠」小神祠，和倚附在「最靈祠」小神祠之後一株數百年的大樹。「最靈祠」是越南渡口的保護神，在一處正在使用中而且具有百年歷史的輪渡口——Phà Dương Áo，我們也發現該渡口有新修的最靈祠，屋宇較大，神像也多。比較起來，在這裡的是一所多年的老祠，單屋、低矮、門扉緊閉、門口時有青蛇遊行而過。老樹可能因為與神祠相連，受到神力保護，才得以數百年而未被砍伐，也由此可以證明，現在已經廢棄的這個位置，就是數百年前的古渡。本來，我雖然從文獻上推論此地可能是「中津月渡」的故址，但終究只是紙面上的研究，現在因為現場目擊的一祠一樹，得到了有力的證據。

不止於此，還有一個驚喜的發現，就是山。

阮秉謙詩中多次說自己在白雲庵看見了山，但是，許多熟悉越南紅河平原地形的本地人都說，阮秉謙寫山，並不是真有所見，僅是在模倣唐詩。衛星地圖上看，越南的紅河大平原，基本上都是海拔4米以下的平地，即使非常努力在地圖上查找，也不容易發現有山。所以，我起初也很迷惑。

可是，就在前述推定為「中津月渡」的 Sông Văn Úc 江邊，我拍攝到了四座小山，這四座小山與我所在拍攝點的距離，分別是14.2公里、10.7公里、12-13公里、6.5公里，山頂海拔從數十米到一百餘米不等。可以想像阮秉謙在臨江的小樓上閒眺，眼中

所見，詩中所詠，正是這些小小的遠山。我取出《白雲庵詩集》來核對，詩中的描寫方式，都正如眼前所見的特徵。詳細說明，請見本文。

還有運氣更好的事。阮秉謙有一首詩，其中兩句：「雪金江靜吟懷闊，安子山高望眼濃」，²⁴ 雪金江就是 Sông Văn Úc，所以寫作的地點就是作者在中津的白雲庵，安子山是主峰在距離白雲庵 51 公里外的大山，由於距離甚遠，也被學者們認為是擬古想像之詞，實無所見。不料，考察第一天下午短暫陣雨之後，這座山的峰頂稜線忽然出現在眼前，我急急用相機拍了下來，不久，天就黑了。第二天上午天氣晴朗，我再到原處，希望能拍得更多照片，可惜地面上高高升起帶狀的白色霧氣，蒸騰瀰漫到半空中，什麼也看不見了。

由此可見，在越南現場所看到的這些，確實有不可替代的好處，也說明了實地考察在現地研究方法中不可缺少。類似這樣的經驗，我在其他的考察中也時常遇到，尤其是研究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一詩的商州武關驛路藍田段，如果不是在藍田縣踏遍每一條大小道路，又深入到輞川山谷內往返偵察和紀錄，絕對不可能發現這條隱身在終南山頂的唐代古道。

所以，如果金錢和時間兩方面都可能的話，還是到現場吧。

（五）完成論文，公開可供複驗的 GPS 數據

理論上，在現地考察完成後，就可以寫定論文。事實上，一次現地考察之後不一定可以完成論文，而大型研究在多次現地研究之後，可能提供多篇論文完成所需的支援，情況有點複雜。

²⁴ 見阮秉謙：〈津觀寓興之五十〉，《白雲庵詩集·刻本》，卷 11，頁 18a。

就如前文所說的，文獻詳讀和地圖作業的工作時間長，在 A 研究項目中可能又會插入 B、C、D 研究項目，到了考察現場，有時要兼顧許多目的。反過來說，在研究室裡規畫好的地圖路線，到了現場，有時卻未必能如所想的那樣。也有在甲地做了考察之後，回到研究室，才發現原來甲地旁邊的乙地，才是重要的地點，必須進行第二次考察，而兩次考察之間可能間隔了半年、一年或更久。因此，從考察歸來到論文寫成，並不是一條順利的單行道。

但雖說如此，研究項目終結之後，完成論文，也是必然之事。現地研究的論文，從外觀看，常見有 GPS、照片、地圖，並不是為求新異，目的是在公開可供複驗的 GPS 數據，讓讀者可以重複實驗其所出示的成果。

讓讀者可以重複實驗論文成果，很有意義，以第十章〈自然真實——高麗詩人李齊賢的成都紀行詩詞〉為例，該文第三節第二小節之〈不求而自然真實的寫實表現〉裡，寫到大散關，在論文正式發表多年後，今年我自己執行了「重複實驗論文成果」的要求，竟然發現本文的前稿存在著一些錯誤，簡單說明如下：

當年我到秦嶺上做現地考察時，比對了李齊賢〈水調歌頭·過大散關〉，因為這闕詞是從山谷開始寫到山頂，與現地所見的山川地貌符合，我又受到當地大散關風景點設在山谷中的影響，因而判斷大散關可能有兩個連動的關門，一是設在登嶺的盤山小徑前端的山谷，一是設在秦嶺絕頂。雖然我也注意北宋人宋祁所寫的〈散關〉一詩，只說大散關在山顛，沒有提到山谷中還有其他設置，但那首〈散關〉詩只有短短六句，並沒有引起我的懷疑。

由於我一向主張論文必須可供複驗，我也在這篇文章中提供了讀者重複驗證的機制，所以這次改寫時，便以讀者角度，重新予以驗證。但這時候已不可能親自再到現場，所以，我做的工作

是用當年在現場拍攝的照片，依相片中的 GPS 位址，在衛星地圖中再度檢驗，發現前說確有缺點，因而做了修正。當然，我的電腦中還有許多紙本圖書無法釋出的數位資料，重新檢驗的話，比其他讀者遠為順利。

大散關是南宋和金國的分界，陸游詩「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一聯膾炙人口，²⁵ 明清以後人對於大散關之名，也家喻戶曉。錢仲聯為陸游詩作注時，引用三段資料：

《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上：「金之壤地，……循渭水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²⁶

《大清一統志》：「大散關，在鳳縣東北五十里，與鳳翔府寶雞縣分界。」²⁷

《方輿勝覽》：「關在梁泉，係極邊，為秦蜀要路。」²⁸

錢先生所引的三條，除第一條引用內容有誤讀，而且與大散關位置解釋不相干之外，第二、第三條都記載著大散關的位置。但清代鳳縣的縣城位於 33°57'7.02" 北，106°36'51.69" 東一帶，距離大散關約 57 公里，並非 50 清里。如果把《大清一統志》所說的「在鳳縣東北五十里」，解讀為鳳縣的縣界外 50 里，則下一句「與鳳翔府寶雞縣分界」便不成立，因此，二者之中必有一誤。至於

²⁵ 見〔南宋〕陸游：〈書憤〉，《劍南詩稿校注》，卷 17，頁 1346。

²⁶ 見〔元〕脫脫：〈地理志上〉，《金史》，卷 24，頁 549。錢引小誤，應作：「金之壤地封疆，……循渭水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為界，而與宋為表裏。」大散關後，應於北字斷句；京兆之後，應全引至末，以表見大散關為兩國分界之義。

²⁷ 見〔清〕穆彰阿、潘錫恩等纂修：〈漢中府·關隘〉，《（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卷 238，頁 13a。

²⁸ 見〔南宋〕祝穆撰，祝洙增訂，施和金點校：〈利州西路·鳳州〉，《方輿勝覽》，卷 69，頁 1212-1213。錢引小誤，應作：「大散關，在梁泉縣，係極邊，為秦蜀要路。」所引文字，脫一縣字。

《方輿勝覽》所說的梁泉縣，便是明清的鳳縣，²⁹《方輿勝覽》是南宋的書，此地既是與金國的邊界，所以稱為極邊。

看了錢先生所引的資料，隱約對大散關也會有一點認識，但認識很模糊。打開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宋金分冊，他所畫的大散關位置大致上接近，但譚圖是三百五十萬分之的小比例尺圖，且沒有地形顯示，並不具有正確與否的辨識意義。

既然我已經收集了這條驛路的大量 GPS 測點，也親自在山谷中和絕頂上拍攝了大量照片，比一般讀者有更豐富的重複驗證資訊，乃將考察途中走過寶雞、大散關、舊鳳縣古城牆、今鳳縣縣城等地的 GPS 航跡，在衛星地圖重繪出來，並且作成大散關南北地形的剖面圖。在地形剖面圖中發現，大散關的位置結構，比預想中更凸顯出秦嶺北大梁的絕頂特徵：



圖 1-1 大散關地形剖面。圖左為寶雞側的入山口，圖右為鳳縣今縣城。中間標線為大散關位置。

從這幅地形剖面圖就可以一目了然，為什麼秦嶺北大梁自古成為秦蜀的交界，而且大散關只能設置在越嶺道路的山頂制高點。

金宣宗興定元年（1217）曾攻取大散關，但金兵不敢據有，

²⁹ 唐置鳳州，至南宋時，領梁泉、河池、兩當三縣，梁泉為鳳州附郭縣。元代時廢縣併入鳳州，明洪武中降鳳州為鳳縣，清仍之。

只能焚毀後撤守，仍由宋軍奪回。³⁰ 金兵從北面的寶雞來攻的話，仰攻的困難度極高，後續支援也不容易；而大散關以南是幾十公里連續的相對平緩的地形，對宋人來說，一旦失去大散關制高點，敵人南下，無險可守，縱使一時失去，也必定盡力奪回，而地形又有利於從南面作支援戰，因此，宋金交界於此，大散關始終控制在宋人之手的主要原因，便是大散關位於這樣形勢的山顛絕頂。由此看來，我在第一次論文發表時認為山谷中可能有大散關的第一道關門，第二道關門才登上絕頂，事實上並無此必要。

總之，研究者常常會對一些盲點視而不見，連小心謹慎的我也不例外，因此，提供可供驗證的 GPS 資訊，讓自己和他人可以重複檢驗論文成果，是十分必要的。

五、現地研究散說

由於現地研究法是新創的研究法，它的觀念和法則，外間大多數人並不清楚。因為不了解，不免心生許多疑惑，所以我在前文所談的五步驟之外，也整理了一些零散的說法，提供給讀者們，作為閱讀本書的線索。既然是散說，各個條目之間並無絕對的因果關係。

1. 親身實見

我以「親身實見」來形容古人詩文寫實的理由。

現地研究能夠成立，是因為古人作詩以「言志」為出發點，既然言志，不可避免會想到自己：我在那裡？正在做什麼？今天

³⁰ 見〔元〕脫脫撰：〈胥鼎傳〉，《金史》，卷 108，頁 2380。「既而元帥承裔等取宋大散關，上諭鼎曰：『所得大散關，可保則保，不可則焚毀而還。』」此為金宣宗興定元年（南宋寧宗嘉定十年，1217）之事，胥鼎奏報：「不若焚毀此關，但屯邊隘以張其勢。」最後以此施行。

的節令是冬春，是夏秋？晨夜的天候是晴，是雨？身旁有什麼人？眼前正來的境遇是悲、歡、喜、懼？這一些，都是作者不必刻意說出，就自然存在的。

身為研究者，我所說的「親身實見」，就是這樣。身，不是我的身體，是詩人的身體；見，也不是我的眼見，是詩人的眼見。古之作者，用他們自己的身和眼，在那裡生活著，寫詩的詩候，他們的所感與所見，就會不擇地而流出，呈現在文字內外。讀詩，就是讀作者身體的演出，隨作者的眼睛所見去看見。

我在國內外各大學演講時，最常舉杜甫的〈白鹽山〉詩為例，詩的前四句是：

卓立群峰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³¹

我先把這首詩用 Keynote (Mac 簡報程式) 播放出來，再把瞿唐峽口拍攝的現地照片播放出來，大家一看，都說杜甫詩像照片一樣真實，把山的形貌具體寫出來了。(參見第二章，圖 2-2、圖 2-3) 我在現場考察這首詩的時候，甚至可以擬測出杜甫當時看山所站立的位置。

現地研究便是解讀作者的身體訊息，像作者一樣，親身去感受現場，從作者的眼睛，去看見真實山川，如是而已。

2. 自然真實

凡是好的詩文，必定會自然真實。外物進入作者的身體，訊息會自然呈現，例如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一詩：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

³¹ 見《全唐詩》，卷 229，頁 2504。

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³²

從字面上看，白居易本人好像不在詩裡，句子裡沒有對他身體動作的直接描寫。末聯「送」字的動作當然非作者來做不可，但他用了《楚辭》的典故，消除了作者親身動作的直接感。然而，「一歲一枯榮」卻不經意透露了作者的身體訊息，指出他所在的地方，是冬日草色必定枯白的北方大地。這一種真實，便是「自然真實」。

如果詩人在江南寫眼前景，枯榮對比的感覺雖有而不明顯，不會自然寫出「一歲一枯榮」；如果詩人在南臺灣，草色榮枯的感覺更淡薄，幾近於無感，更不會自然寫出「一歲一枯榮」。在這個例子裡，作者的親身實見，不須提醒，沒有安排，自然就存在於詩句中。

好的詩人，尤其是古代先驅型的詩人們，越是能夠看見他們身上的自然真實，像謝靈運、杜甫便是。但也不是說後人寫詩就不會自然真實，即使在明清的時代，也不乏其人。

3. 空想退開

現地研究者拒絕空想，一切非基礎於現地實證的想像，都請退出詩文詮釋。

研究工作，不可能不用想像力，古人已遠，景觀已改，不由想像，何以構結形象？但現地研究法的想像，並不是自由心想，而是主張一切想像必須在真實山川的基礎上開展，之後，在真實山川的驗證下，成為推論。

有一次，我遇到一個年輕人，想要研究杜甫從秦州入蜀的紀

³² 見《全唐詩》，卷 436，頁 4836。

行詩，我問他：唐代從秦州到成都，換算成現在幾公里？他顯然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既不認為有知道的必要，也不解為什麼研究唐詩要管公里數。其實，里程數是基礎，從知里程而識道路，從識道路進而知道杜甫所經歷的實際山水，才會瞭解杜甫詩裡寫的是什麼。像杜甫這樣的詩人，他既已決意要為自秦入蜀的行程寫出一系列的紀行詩，必定用盡全身之力，去眼觀、去觸受，來獲取山川的實相，讀者若茫然不知其所經由，用空想來望文生義，當然不可以。

根柢，只在真實山川。

我在書中用了三章來寫王維和他的輞川詩，自有方志以來，歷代的記載，都把輞川莊放在深山幽谷之中的白家坪，官員營造古蹟、詩人往遊題詩、僧家建寺於旁，全部是憑空想像。後世談唐人園林建築，都引用《輞川集》，所說的也全部是出於自己的空想，沒有人停下腳步稍一思索詩中所寫的地景，實際的地點在那裡。

不知而作，是為空想。

空想，從研究者的心和研究者的眼之前，退開吧。

利用現地研究詮釋古典，過程雖然很繁難。但是，為自己推開空想，進入現地實證，並不困難。打開詩卷，仔細尋找關鍵的語句；打開衛星地圖，認真研判地形的條件，這樣做，至少初步可以脫離空想。

4. 證據法則

並不是任何證據都是有效證據。

並不是時間較早的文獻，證據力就比較高。

並不是權威者的說法，證據力就比較強。

在處理唐代文學和地理的時候，經常看到學者們對北宋人宋敏求的《長安志》毫無保留的信任，彷彿一拿出此書的條文，就有壓倒眾說的決定性證據力。其實，這只不過是屈服於權力者的一種錯覺罷了。

《長安志》有詮釋優勢的錯覺，乃因為它是最早又最詳細的長安地理專著，更有元人李好文、駱天驤為之續作《長安志圖》和《類編長安志》，長久以來便享有絕對的權威。其實，經過五代的戰禍，長安城郭早已焚毀，關中早已殘破，秦民早已離散。到《長安志》編纂的年代，宋敏求只是一名不在現場的傳述者，把他當作現場的目擊證人，怎麼可以呢？

對於證據力而言，證據本身也必須接受驗證，而後才可以成立。倘若有價值的證據，不論出於唐、宋、元、明、清，乃至今人之手，其證據效力地位是相等的，不因為出現在前或在後而有差別。

在實務上，我用來研究唐代詩文的證據來源，還是有差別順位：第一順位是本人的詩文。第二順位是同時代的唐人詩文，如《文苑英華》、《全唐詩》和《全唐文》之類。第三順位是《舊唐書》。第四順位才是《新唐書》。宋代以後的著作，放在更後面的順位。這樣做並不是說，時代先後，會影響證據的效力，而是因為順位越前面的文獻，離作者的時代越近，越容易得到可用的證據。

順位，只是工作的序列，不等於是證據力。

5. 不能做現地研究的作品

古人作品千變萬化，並不是所有的詩文都適合做現地研究。

本書各章在選題的時候，有的是單獨一首詩就能做出很好的研究，例如白居易的〈初出藍田路作〉和孫樵的〈興元新路記〉，也有的是一整卷詩都未必可以單獨做現地研究，必須整合其他多首才能完成研究，如王維、裴迪二人合作的《輞川集》，單獨研究這部小集，所得有限，加入所有輞川詩文和大量相關文獻，所見便不同。又如阮秉謙和李齊賢的例子，本文中是將整部阮秉謙《白雲庵詩集》，或將李齊賢全部成都紀行詩詞合起來看，才得以發現問題、取得答案。

所以，不論是單首作品或是整本詩文集，拿到以後，首先檢查它的內容，有沒有充分的三元素？客觀的看它們可不可以進行現地研究？可以，才做。否則，既然不具備現地研究條件，何必勉強而為之呢？

三元素是地名空間元素、日期時間元素、景物形象元素。

6. 地名空間元素

現地研究以「地」為名，選題當然先考慮地名空間元素。

地名空間元素指以下兩種：

第一，題目或者內容中有地名。

第二，題下序或是詩句中有具體的山川描寫。

最好用的範例，是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題中明確的指出「藍田路」，各個詩句裡有明顯的路徑和眼前山川的實際描寫。

最不好用的範例是黃庭堅〈金陵〉詩：

豪士阻江海，瓜分域中權。真人開關梁，曾不費一弦。六

朝妙人物，蔓草縈寒煙。至今哀江南，詠歌在漁船。窮山虎豹穴，磨衲擁高年。青天行日月，坐攬磨蟻旋。身將時共晚，道與世相捐。猶能攬壯觀，巨浸朝百川。³³

除了題目提供了金陵地名之外，全詩十六句詩，都是用歷史典故在地名概念上作文章；山川印象，模糊成一片。到最後兩句才勉強寫到景物，只說了「江水之大，可朝百川」的意思而已。像這樣的詩，地名空間元素的效益很低。

7. 日期時間元素

現地研究注重地名空間系統，也重時間軸的利用，所以，具備時間元素的詩篇，也比較適合做現地研究。

時間元素包括日期和時辰，也會關連到古今時刻、晝夜、曆法、天文星象等多個項目。

一般而言，文章比較可能記載清晰的年月日，詩詞的話，年月日俱全的很少，像趙執信《還山集》〈壬申元日〉詩，不問可知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之作，但這種情況可遇而不可求，經常是年月日三者不全，必須利用本詩或前後篇章，經過運算，來求取充分的時間元素：

例一，趙執信〈秋盡日感懷〉。³⁴

本詩題目雖僅五字，題下附註云：「鄉俗以十月朔上冢，今年正當立冬」，總共提出「秋盡日」和「十月朔」、「今年正當立冬」三個條件，經查：清聖祖康熙三十四年（1695）乙亥十月

³³ 見〔北宋〕黃庭堅撰，劉尚榮校點：《黃庭堅詩集注》，外集，卷8，頁1101。

³⁴ 見〔清〕趙執信：《鉛山詩集》，卷6，《觀海集》下，頁7b，本詩引用題目，不錄內容。

朔庚寅日為立冬日（1695年11月7日，儒略曆2340457）。

例二，趙執信〈十四夜對月寄丹壑，是日立春〉詩云：

春風寒近酒杯前，街鼓聲中夜可憐。愁向東窗見明月，故人居在月東邊。³⁵

此詩只有「十四夜」及「是日立春」兩個直接條件，但詩的第二句所云「街鼓聲中夜可憐」，乃是元宵節物。綜合這三個條件，可以查出是日為清聖祖康熙二十八年（1689）己巳，正月十四日壬午立春（1689年2月3日，儒略曆2337989）。

例三，王穉登〈武林宿顧益卿衙齋余將渡海謁大士〉二首，詩云：

殘星點點漏聲聲，夜靜烏啼露氣清。東渡化城貪佞佛，南來官舍聽談兵。吏才易受時名損，儒術偏逢世難輕。明月半輪心一片，相看不是路傍情。

衙齋四月少炎蒸，坐上涼風爽不勝。對爾渾忘觀察使，前身俱是比丘僧。城頭片月看看盡，客裡青山日日增。官舫若堪為法棧，明朝乞與渡西陵。³⁶

這組詩字面上只有「四月」一個時間詞，但可以計算得出日期。首先，請注意前詩有「明月半輪」之句，若非陰曆十日的前後三天，便是二十一日的前後三天。後詩有「城頭片月看看盡」、「明朝乞與渡西陵」，在還不能確知作詩日期以前，先以現代時刻為例，2017年四月的杭州，農曆二十日的月出時間是22點10分17秒，到次晨4點4分30秒日出時，月躔才剛過中天，仰角41度，

³⁵ 趙執信：《鉛山詩集》，卷7，《鼓柁集》下，頁3b。

³⁶ 見〔明〕王穉登：《南有堂詩集》，卷6，頁3b。（本詩不見於王百穀十九種，中國國圖本只有三卷，臺灣國圖本不分卷）

所以，當然不是四月二十一日。

至於四月十日，17點39分34秒日落，月亮已高掛在59.2度了，月落時間在次晨1點34分53秒。如果在城頭看見片月欲盡，大約在零時剛過半小時，月亮高度只有12.8度，目視就覺得有欲盡之感了。杭州的經度是120度10分，地方時和標準時只差十分鐘，所以現在所見的時間，和明代杭州地方時所見極為接近。換言之，如果詩是四月十日夜所作，王百穀與顧益卿觀察兩人飲酒到半夜，然後各自去睡，相當合理。

至於作詩之年，也可以從「南來官舍聽談兵」、「對爾渾忘觀察使」得知。顧益卿（1537-1604）本名養謙，原任浙江右參議，已經在萬曆十年（1582）年十二月陞任山東按察副使，³⁷但因為處理杭州兵民暴亂之故，萬曆十一年秋天以前仍留在浙江善後。明人慣稱按察使、按察副使為「觀察」，王百穀既然稱顧養謙為「對爾渾忘觀察使」，可知必在萬曆十一年。

王百穀在來杭州前，曾寄書預訂約會，見其〈寄顧益卿〉：「頃聞攝政杭嚴，何所措畫？徙薪徹桑，計安在乎？……閏月既望，將謁補陀君，過武林間，故先生而在，請得從南山僧伽舍中一晤」一文，³⁸文中的「杭嚴」，即杭州兵警事，「補陀君」即觀音大士，「閏月」，即萬曆十一年閏二月。

³⁷ 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萬曆十年十二月十八日〉，《明實錄·世宗實錄》，卷565，頁9050：「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張孟男為南京太僕寺卿浙江右參議顧養謙為山東副使。」杭州兵民暴亂事，參見簡錦松：〈空間、現地、性情——屠隆馳馬入京所呈現的晚明側面〉一文第2節，頁1-42。

³⁸ 見〔明〕王穉登：〈寄顧益卿〉，《王百穀集十九種三十九卷》，《謀野集》，卷2，頁29b-30a。總頁175-367。不過，此封書信上雖然預計閏二月既望將經杭州往寧波，但從舉詩中「明朝乞與渡西陵」看來，西陵即蕭山西興渡，當日既然尚未渡西興，可見初到時是四月而不是閏二月。書信預約與實際施行日期有落差，乃為常事。

綜合前文所論，作詩日期確定是萬曆十一年四月十日，西元1583年五月三十日，儒略曆 2299388，月落時間為次晨1點21分。上述計算，最多誤差一天。王穉登另有《客越志》二卷，記嘉靖四十五年（1566）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十五日之行程，與本年赴杭州無關。³⁹

精準的計算日期，取得有效的時間元素，是現地研究的必要技術，它的用途很多，常常會發生關鍵性的影響力。

8. 景物形象元素

不稱景物，不稱形象，而稱景物形象，是指它包含二者。

景物，是詩人對於他所寫題目的空間，所有親身實見的山水百物的自然記述。形象，是詩人在這個空間裡，本人身體的動作行為，有時也包括其所見到的他人動作行為。

並不是每一首詩都有景物和形象。

曹操的〈北上太行山〉詩：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栖。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⁴⁰

從詩句中，可以推知曹操從南太行山暗入上黨奇襄高幹時所走路徑，行進中也看到道路的崎嶇、左右的山木溪谷、遭逢的熊虎人

³⁹ 見〔明〕王穉登：《客越志》，卷上，頁1a-14a。

⁴⁰ 見〔南朝梁〕蕭統等編選，〔唐〕李善等注：《文選》，卷27，頁1282-1283。

民、宿營士兵的煮食，和自己親身的歎息。但是，如果換成黃庭堅〈書石牛溪旁大石上〉詩：

鬱鬱窈窈天官宅，諸峰排霄帝不隔。六時謁天開關鑰，我身金華牧羊客。羊眠野草我世閑，高真眾靈思我還。石盆之中有甘露，青牛駕我山谷路。⁴¹

詩中沒有一句寫到自己的眼見之景，也沒有一句寫到自己的親身行事。黃山谷那麼有名，江西詩派也那麼有名，作詩只講究無一字無來歷，句句奪胎換骨，卻不重視真實的我身與我見，實在令人不解其故。像這樣的詩，就是不能做現地研究的例子。

至於黃庭堅的另一首名作〈池口風雨留三日〉詩：

孤城三日風吹雨，小市人家只菜蔬。水遠山長雙屬玉，身閒心苦一春鋤。翁從旁舍來收網，我適臨淵不羨魚。俛仰之間已陳跡，暮窗歸了讀殘書。⁴²

題中的地名「池口」，是古代池州主要的長江驛站，位在池州城（今池州市貴池區）西北，名為池口，因為它正好在秋浦河注入長江夾江之口，距離江口以南約 450 米，位址為 30°40'28.70" 北，117°27'50.85" 東之處，現在還有人渡，根據宋元迄清代的詩文和方志，再參考現地的水文與地面狀況，推測宋代的池口，應該在以渡口為中心的半徑數百米以內。

詩中寫到小市的景物，也有黃庭堅本人的動作，但是分量都很輕，詩中用意描寫的重點放在「身閒心苦」和「臨淵不羨魚」的心理活動上，所以，單獨從這首詩來看，並不適合做現地研究。但因為黃庭堅在本詩前後，還有數十首同樣在長江上往返的詩

⁴¹ 見黃庭堅撰，劉尚榮校點：《黃庭堅詩集注》，外集，卷 8，頁 1024。

⁴² 同前註，頁 1106。

篇，這首詩既然有明確的地名，又有明確的阻雨情事，在群組中可以發揮重要互證的作用，所以，在做黃庭堅江行詩整體行程的現地研究時，也可以作為很重要的一個節點。

從這個例子也說明了，時間元素和空間元素的擷取，必須很靈活，不必只看一首作品的得失，前後繫聯之後得到的證據力，往往有令人滿意的效果。

9. 聯合多首找出三元素

如前所述，有時候單獨一首看不出什麼，如果聯合多首，互相補充，也可以找到有效的地名空間、日期時間、景物形象的三元素。

以清代趙執信的〈自張秋漾舟至濟寧即事口號四首〉為例。在明清大運河驛程的研究中，從張秋到濟寧這一段，特別是張秋與戴廟閘之間如何航行，是比較不明朗的。2015年一月、2016年七月、2018年七月我三度到這裡，考察了張秋閘至陶城舖（以 $36^{\circ}6'49.42''$ 北， $116^{\circ}5'37.96''$ 東為代表）的運河，又詳勘了黃河邊的十里堡渡口（以 $36^{\circ}0'17.47''$ 北， $116^{\circ}3'7.80''$ 東為代表），仍難理解這一段運河是如何接續的。趙執信的題目「自張秋漾舟」，便碰觸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離開大運河張秋閘之後，怎樣到戴廟閘？由於這個問題太重要了，所以單看題目就很吸引人。

但是，實際看詩篇的內容都太注重神韻美感，寫到的山川實物形象並不多，請看這四首詩的原文：

閒倚檣竿學榜歌，翛然身世入漁蓑。無端一夜孤篷雨，比似山窗聽更多。

天和遠水共冥冥，司業清歌落洞庭。斜日登艫望秋色，君山何似蜀山青。

黃公壚近同遊遠，消息難憑可奈何。分水津頭逢汶鯉，南書多定北書多。

湖堤新漲不分陂，船滿城陰放溜遲。半夜月明聞笑語，江南江北兩迷離。⁴³

第一首沒有地名相關景物；第二首的「君山」，在兗州嶧縣（今山東省棗莊市）；第三首有「分水津頭逢汶鯉」寫的是汶上縣南旺分水樞紐，此地有著名的分水龍王廟；第四首的「湖堤新漲不分陂」，指濟寧城西北的馬場湖，古運河沿堤而建，今已填為平地。「船滿城陰放溜遲」，指濟寧城南門外的城南驛運河碼頭。

這四首詩分開來看，雖然各自都沒有鮮明的現地描寫，可是，把四首合在一起看，便知道第一首寫的是離開張秋閘之後，一夜遇雨，但都在航行，這就說明了兩個可能，若非張秋閘出來是利用既有河道，便是在張秋閘和戴廟閘之間有人工運河，不必登陸接駁。第二首是經過東平湖所作，湖水廣闊，因而有「天和遠水共冥冥」的趣味；君山在兗州嶧縣，離此甚遠，名稱可能是誤用，⁴⁴但東平湖的東北岸確有群山連延，臨水映照；山雖不甚高，而臨水之趣可與蜀山相比，故末句寫及此。第三首到了汶上南旺鎮，此地有分水龍王廟，是明清古運河會通河段最重要的南北分水樞紐。河道呈丁字形，汶水從東來，為丁字的一豎，大運河的主流是南北向，為丁字的一橫。因此，當作者寫下了「分水津頭逢汶鯉，南書多定北書多」之句，「定」是「或者」之義，詩人用南書多或北書多的質疑，在神韻講求中，也內含了符合實際山川的自然真實。第四首是進入濟寧城，明清時期，濟寧城北的長溝鎮

⁴³ 趙執信，《鉛山詩集》，卷7，《鼓柁集》上，頁2b-3a。

⁴⁴ 清代嶧縣北有君山，頂上的海拔約244米，位於34°49'40.60"北，117°19'2.69"東，距離大運河夏鎮約20公里，作者從舟中望山可見，但此詩應不是指這座君山。

一帶，水瀦為湖，稱為馬場湖，面積廣大，今為平陸，古運河從湖西北沿堤修建，經安居鎮東之五里營、興隆莊，進入濟寧縣城。船滿城陰，乃是濟寧南城驛外的運河場景。濟寧又名任城，是南來北往的重要中繼站，趙執信以「半夜月明聞笑語，江南江北兩迷離」來突顯南來北往各地客人語音混雜而引發的鄉思，情味上符合神韻派的要求，同時也自然寫出本地山川特色的實境。

而且，「半夜月明聞笑語」又指出了當夜的月相，增加了這個時間元素。本句與後一首〈泊南池〉：「秋淺風生細，湖平月上遲」，為同時之作，南池就是濟寧的城南驛，從「月明」和「秋淺」、「月上遲」來看，當夜可能是七月十六日。後續的行程中，他陸續又寫「半規秋月起魚罾」（〈昭陽湖行書所見四首〉）、「空餘半鉤月」（〈高郵〉），可以看到十六夜以後，月色漸漸破盈而成半規，然後由虧而缺、而微，隨著旅舟向南航行而變化。到了江南無錫的惠山以後，他再作〈野泊對新月口占〉詩，整個行程的時序就更加清楚，已經是八月初了。接著到了蘇州的平望驛，在〈平望舟中長句〉，寫下：「試將我語問西子，淡晴濃雨誰能偏？桂權蘭柅肯我延，飽看湖月秋中圓」之句，⁴⁵ 則預期八月中秋夜在杭州西湖渡過。

分析完〈自張秋漾舟至濟寧即事口號四首〉，我期望得知趙執信怎樣從張秋閘離開，以後怎樣到戴廟閘，這個願望雖然沒有百分之百達成，卻得知了他這次行程的時間和景物細節。以此為例，即使是三元素並不充分的詩篇，聯合了數首之後，也可以研究出像「趙秋谷於七、八月間經由大運河的南行紀程」這樣的小課題，將來用於編製趙執信的年譜、傳記，或是研究趙執信的詩文，都可以作為很有價值的基礎材料。

⁴⁵ 本段所引五首詩，分見趙執信：《鉛山詩集》，卷7，《鼓柅集》上，頁3a、3b、5b、6b、7a。

10. 現地研究不同於考古學

孔子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如果不是在一年後要退休的話，我也很想重新學考古，不止於此，我還想從頭開始聽講地理系和資工系的課，我也想像學好數學，去研究古代曆書的算式。對於現地研究者來說，習得更多的學問工具，更有利於解決手上的問題；既沒有學門的分界，更沒有跨學科可言。

但是，在現實條件下，現地研究者根據詩文去驗證山川，做的是地表上的工作，考古學做的是地表下的工作。但如果機緣湊巧，能與考古學者合作的話，何為不可？只可惜世上的佳事，往往難以兼得。

1999年當時，我在夔州做杜甫研究的時候，很想知道東瀟溪在唐代盛夏時，長江回水有沒有深入到白帝鎮土地嶺下方，因為，確認了這一點的話，便可以更準確的推算出杜甫瀟西宅的位址。當時有吉林省考古隊在奉節縣工作，彼此曾經交談。我很想拜託他們做一次地下挖掘，以了解唐代至今各個年代土壤層的變化，後來並沒有達成心願。畢竟這不是我的專業，而且政治條件也難以解決合作問題，這一切只是我不切實際的想法而已。

縱然如此，現地研究和考古學密切合作，應是未來必然的趨勢。

11. 古今變化太大？

人類在最近一百多年間所創造的變化，遠遠超越過去數千年的改變。因此，有些人便連帶想到古今山川不同，質疑現地研究的可行性，也有些人認為把古代文學放進現代空間資訊科技來研究，乃是謀殺了文學想像空間。

其實不是這樣。

第一，古今山川的變化並不如眾人想像得那麼大。

我們中山大學文學院位在柴山的西面山坡上，八樓南側的陽臺走廊，觀景條件最佳（22°38'4.26" 北，120°15'41.47" 東），我們常常從這裡眺望距離 2,100 米的旗津旗後山燈塔（22°36'55.46" 北，120°15'53.79" 東），這座海拔僅僅 25 米的小山，自從有記載以來，至今四百餘年，除了建燈塔、建砲臺、挖隧道之外，幾乎完全沒有什麼變化。又如九二一地震這麼大的事件，曾經造成臺中、南投兩縣土地多處位移，但位移十分嚴重的大甲溪中下游的石岡壩，最大的垂直位移只有 11.2 米。再如夔州白帝城北面的赤甲山，臨江的邊坡曾經在五代時發生山崩，⁴⁶ 現在登上山頭，仍然可以看見令人生畏的陡坡，但是赤甲山還是赤甲山，並沒有重大改變。山，是不容易變化的。

河川，一般被認為是變化較大的。但以長江來說，夔州奉節縣的八陣碛，年年夏秋被江水淹沒，到了冬春水落之時，依然浮現在那裡，直到興建三峽大壩之後，因為水壩提高了蓄水位，才徹底改變。另外，著名的例子是鎮江金山寺，據蘇軾〈遊金山寺〉詩中所言，⁴⁷ 寺在大江中流，往來必須循舟楫而渡，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乾隆南巡紀程》圖卷，其中第十二營這一頁，是從揚州高旻寺到鎮江金山行宮的圖繪，仍然把金山寺畫在江心。然而到了清末傳教士的筆下，金山寺已經與陸地相連。1989 年我首次登上金山寺頂上的江天一覽亭北眺長江時，寺北連綿著望之不盡

⁴⁶ 見〔北宋〕薛居正等：〈五行志〉，《舊五代史》，卷 141，頁 1883：「是月……夔州赤甲山崩，大水漂溺居人。」按：是月為後唐長興三年（932）七月。

⁴⁷ 見〔北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 7，頁 307。

的浮洲池沼，2017年再到鎮江時，今日的鎮江市政府已經把沙洲填實，建了外環高速道路，把長江限縮到這條道路以北，金山、北固山、焦山之間的江面，變成了金山湖，變化可說是非常大了。



圖 1-2 《乾隆南巡紀程》圖卷，第十二營行程所見金山寺。

但是，筆者為了執行「專題計畫：現地研究與數位人文：元人文集中旅行書寫、城市建置、園亭經營、蒙古語教習等時空資訊互動變化關係之研究」，對宋元明清長江旅行詩文進行了現地研究，利用地方志、古地圖、近現代各種大比例尺地形圖、《高德地圖》、Google Earth Pro 衛星地圖，在鎮江到九江段的江面仔細比對過，變化似不及不變的多。2018年一月九日至二十六日，我進行長江的實地考察，在本區域內，探察了江岸所有知名的石磯、沙夾與支流入江的河道，例如燕子磯、下關浦口、板橋三山磯、慈姥河、人頭磯、采石磯、太平府姑孰河口、東梁山、西梁山、四褐山、蕪湖縣青弋江口、澮港河口、荻港河口、張家灣、安平渡、五松山、大通河口、羊山磯、梅埂河、清溪口、池州秋浦河、

李楊河、長風沙、皖口、雁落洲、黃石磯、東流縣河、稠林磯、烏石磯、香河口、大雷口、華陽河口、望江夾、馬擋磯、彭郎磯、小孤山（即烽火墩）、石鐘山、鄱陽湖口、大孤山等等，都是宋元以來詩文常寫到的地點，我實際拍攝和測點，然後以 GPS 定位數據，比對了各種古今地圖，發現詩文中的記載與現場所見十分相似，並沒有一處和金山寺周邊一樣，發生了那麼大的變化。前引黃庭堅〈池口風雨留三日〉一詩所寫的池口，當地除了秋浦河東岸因為城市改造和河道新移工程，目前有大片拆遷，改變相當劇烈之外，長江夾江的形勢，以及秋浦河在池口注入夾江的相對關係，仍與古代詩文所記互相彷彿。由此看來，像鎮江市在人工施為下產生的個別變化固屬難免，就整體而言，長江這一段的古今變化，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般巨大。

以我所見，自然河川的千年變化，還不及現代一個水利工程，我在閩州嘉陵江、潼關黃河、藍田瀟水，還有韓國的南漢江看水時，只能對著巨大的水利工程成果傻笑，佩服人類的無限能力而已。至於近年來中國全力在改造都市，一個城區一個鄉鎮的全部拆遷夷平，再重新挖河開路，築城造屋，這已經完全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在這種情況下再談山川地景變化，根本是多餘的。

不論是大自然的變化，或是現代人為的改變，對於現地研究者來說，都是不可抗拒的，因此，只能冷靜地觀察眼前的山川，收集古今人為興革的資料，體察現地的可能變化，根據變化而推原古代樣貌，運用充分的資料與合理的推想，刪去現代建設的影像，還原山川未經改變前的原貌。如果這樣還不行，就只能果斷的停止做這個地點的現地工作，除此之外，別無其他方法。

總之，研究者所面對的現地情況是複雜而多變的，只能努力冷靜以對，若是冷靜認真的處理後，而真相仍然不可得，必須放

棄時，也應該要放棄。

12. 人證耶？物證耶？

決定證據效力的，是詳實的檢驗，而不在於「人」的差別。古典文學研究中使用證據，人證不如物證和事證。

在法庭裡，證人的言詞雖有其重要性，但人證之不可靠，在法律事務中，今人多能言之。在古典文學的研究中，因為直接證人幾乎都不存在，人證的取信，就必須更加審慎，長久以來，卻都被忽略了。常常看到年輕人寫論文，錯誤的以為引述權威學者的話語，可以為自己的發言提供證據，可以增加自己論文的力量，殊不知這種引用權威的作法，只有傳播謠言的效果，毫無研究作用，連人證都算不上。

使用人證的極致，就是古來常見的「以杜證杜」之說。從研究實務上而言，誰不會引用杜詩甲篇作為杜詩乙篇的證據呢？主要的區別，在於使用者的心態：是用人證，還是用物證。

絕大多數的論文寫作者，只要看到兩篇作品在傳世的杜甫全集中都有，便認為都是杜甫所作，可以互相為證；如果採取這樣的態度，便是以杜甫為「人證」了，如果以這種態度做研究，那麼，「人證」的不可靠性，就必須由引用者來承擔了。事實上，一部杜甫詩集中，真偽雜陳，例如自古迄今，世人無不信奉的〈同谷七歌〉，便是出於偽造者之手，⁴⁸ 如果因人而取證，盲目引用來進行「以杜證杜」，完全陷於錯誤而不自知，怎麼叫作研究呢？

正確的態度，是物證的態度。把所有的應用文獻，都以分析物證的方法來處理。引杜證杜時，把將要作為證據的詩篇，先做

⁴⁸ 請參閱簡錦松：〈實見與辨偽——同谷七歌非杜甫所作〉，《親身實見——杜甫詩與現地學》，第12章，頁399-456。

檢驗，抽出可以提供物證的成分，然後只就物證的效力，去執行證據運用，這才是把杜甫詩當作「物證」。刑事鑒定中，採集到一點血跡，首先被想到的，就是檢驗 DNA，繼之要想到的，是現場噴濺的分析。古典文學研究何獨不然？

13. 再談物證

雖說古人已往，時日已過，但地上的山川、天上的星辰，古今相同，可以直接取作物證，其他傳世的文獻，也可以經由有效的鑑識方法，採為物證或事證。那麼，如果拿一首詩來作引證的話，從中找到哪些東西才是「物證」或「事證」呢？

以杜甫的〈縛雞行〉為例：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與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⁴⁹

可以得到的物證和事證，如下：

物證——杜甫家中有小奴、杜甫家養了雞、杜甫所養的雞可以市賣、杜甫所居在長江邊，杜甫所居在山腰，有閣樓。

事證——杜甫的妻子信奉佛教（家中，指妻子；不殺蟲蟻，也不殺雞，是信佛人的念願）

然後，可以找到杜甫另外一首〈催宗文樹雞柵〉詩來互證：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吃。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翻。驅趁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終日憎赤憤。⁵⁰

⁴⁹ 見《全唐詩》，卷 221，頁 2335。

⁵⁰ 見《全唐詩》，卷 221，頁 2343。

這首詩更清楚地指出了所養的是烏骨雞，數量近五十隻。而且，「住宅在山腰」、「家中有奴人」，這兩件也得到證實。這樣的取證法，乃是著眼於杜甫所擁有的實物去追查，所以稱為「物證」，一旦物證成立，便可以說是得到了實據。而不是因為杜甫之名，就立刻相信，採用為人證。

不記得是 1980 年還是 1981 年，那年我在臺大中文系，是博士班一年級的學生，小川環樹先生到臺大訪問，在文學院二樓大講堂作學術演講，由葉慶炳先生主持，講題是〈杜甫與佛教〉。當演講會進行到提問階段時，因為雙方對答並不協調，氣氛一度很凝重，我提出「家中厭雞食蟲蟻」和「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吃」為證據，指妻子信佛，乃是杜甫信佛吃素的一大助力，不殺生，只吃蛋，可證此事。小川先生聽了很高興，連連說「我沒有想到」。

搜求物證，不信人證，是現地研究者的重要研究態度。

換言之，每得到一件文獻資料，我們希望研究者的態度是：「看看這條資料能對哪一個具體的事物，提出證據。」我們不希望研究者只看到：「某某人也說過……」。前者是物證，是事證；後者是人證。

雖然，並不一定能從每一首詩文中得到具體的物證或事證，但只要細心客觀地檢查詩句，往往會有所發現。我在第六章〈輞川所居——王維終南別業與輞川莊〉中，舉出王維〈輞川閑居〉一詩：

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⁵¹

白社，是隱者的典故，指輞川莊；青門，是長安東門。簷前樹，

⁵¹ 見《全唐詩》，卷 126，頁 1277。

指自己所居輞川莊的屋簷前之樹木；原上村，是白鹿原上頭的村莊。這四句用來證明輞川莊的所在位置，有最高的證據力。證據力的來源，不只是因為這首詩是王維本人所作，而且是因為篇中的詩句能夠具體的舉出有力的物證。讀者只要到藍田縣現場，站在輞川邊王維輞川莊的擬測位址（約在 34°7'41.01" 北，109°19'15.70" 東為中心的這一帶），舉頭仰望就可以看到眼前的白鹿原，如同這詩所敘述的場景。這個場景，便是物證。

以上所說，並無新奇之處，讀者們的心裡也許這麼想著：「我自己的研究，早就是這麼做的了。」一點也沒錯，很多人都會使用這種方法來求證，差別只在於：你是不是很自覺的把自己嚴格控制在「取得物證」上，而不像一般人不自覺時，常常以為這就是「以王維證王維」，而出現了採用人證的心理。

一旦習慣於「人證也可以為證據」的話，後續的錯誤，就難免發生了。

六、小結

以上，我對本書的題目、內容、所用的現地研究方法，做了簡要的敘說。

關於現地研究方法，我先以五步驟來說明怎樣才能寫出現地研究論文，再以現地研究散說十三條，疏解相關的疑義。我的目的，希望讀了本書的人，可以簡單而正確的，掌握現地研究方法的實際操作。

由於本書各章皆依法寫作，讀者在閱讀主論之前，請先了解各步驟和規則，並先下載 Google Earth Pro 程式，以備應用。

最後，敬祝您也成為現地研究者的一員。